



歸有園稿卷之十八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書

與邢知吾侍御

敝邑連歲以天人交困民之疲憊極矣頃荷郭公
祖見教有改折漕糧之議即詣政府暨大司農商
之俱承慨允而尚須民詞爲之張本故權爲具紙
大司農將移行兩臺上請然後題覆幸亟成之嘉
定士夫並無千畝之家而舍下尤少實非爲一身

計也耿切耿切

與凌洋山司馬

辭奉甚久無緣圖晤弟自還山以來日見世情叵測所以息意杜門今二年餘矣昨聞尊事始謂未真鳳老下顧迺得其詳以公文遠識雅量不宜有此橫罹或使者輩忿激成之累及大德耳不知近日作何處分倘有上變之舉亦須預爲隄防庶不貽後艱也若無他慮惟靜以待之何如擾攘中未能走候殊媿急難之誼茲先遣力上訊餘祈矜照

不盡

與龔汝修二首

客歲遠承書既兼領蘇侍御公之惠皆推愛所致知感知謝久乏便酬良用爲歉足下一官不從人謂爲淹顧前奉已多後奉易積擔負既輕而年勞總叙未必非福也幸勿以積薪爲歎令似聞已脫京庠然須爲之處分或歸試或援例當定一着而後着較便將無以囊澁自沮乎區區凡百差遣賤軀亦彊食無恙唯杜門成癖不能謹事鄉里後生

耳而近境一鄉先生頗網羅輕俊吾鄉少年多奔
走其門往往詆誣不肖以悅其耳頃謂區區嘗嚙
朱虞對於當事者則無安之尤也而鄉先生遂以
聞之於朝貴足發一大笑古人所謂進不能容於
朝退不能容於野計無復之矣護法頭陀唯恃有
足下在故以相聞非尤懟人語也王子安在京人
傳其稍有資斧何不乘飽而歸安其家室迺令閨
中歲歲有陌頭楊柳之感似非人情矣相見一慙
惠之何如劉畏齋曾到京未其人謹愿長者足下

自少孤露見母之兄如見母矣前事猥瑣可一筆
勾倒也沈叔裕來京附此會懷愚親家爲我道敬
不悉

其二

屢辱翰遺媿無一答良用抱歉惟訊使者備道宦
履清佳足慰私祝更聞堂卿深相器重欲借足下
一年以需參知之缺此在仕途極好光景當勉力
副之也令似頗稱克家無勞內顧惟大江以南焦
灼太甚而嘉定積疲之後更覺費力此何故哉始

者特爲嘉定之水利不通曾干當道意庇維桑而
今行水之使不先治田而先治河即并力吳淞河
深而畝澮愈涸矣往年有司亦嘗草草疏濬故支
股不至盡壅而今有專使在不稟命不敢行猝當
大旱惟有束手坐斃而已此豈可槩委之天行之
數哉不意民之無祿一至於此鄙况凡百差遣惟
兩豚自析箸後俱變爲江左人物日第寫詩作畫
飲酒清談而讀書一事翻爲遊藝工夫矣吾已脫
身世外漸慕無生能復爲後人拘攝乎進取之圖
業姑置之矣自來不作京貴一書而足下與殷李
二君皆有通家契誼一時聚首京師此又鄉邦盛
事也故各致數字少展寒暄二君之書煩爲轉致
漫往詩扇一柄松綾一端俗云千里鷺毛不足以
來貺也茲以張比部之便附此不盡

答楊本菴司農二首

往歲鄖臺之役幸締神交承獎進綢繆有逾故舊
其後時事改革而鄙人得帖然於搶攘之會者知
翁於執政處有先容之言也則鄙人之所以默爲

銜戢者豈直蒙令先少師拮据之恩已耶還山以
來裹足七年祇聞翁名位日隆徒厚自矜喜耳然
不敢通寸楮於左右者安在野之分也自殷職方
家人捧至雲翰恍若從天義篤情深更有出于筐
篚之外者能使灰心頓燠感媿何如鄙人近况百
無足道惟所居左僻苟遂偷安其他意外之想已
付來生久矣乃翁猶索我於邯鄲之肆何也顧雅
意不敢不謝時因風便略布四體不盡不盡

業其其二矣自來不計京費一書四紙不與對來

前李中丞以令先少保榮哀錄序見屬知出翁之
意見來書果然草率具稿已聞塵覽久矣故不再
瀆其文詞蕪穢真不足比數第少保公平生出將
入相其一念忠貞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處頗自謂
稍窺其槩不敢爲近世雕鏤粉飾語聊以爲相知
之報耳鄖臺使自淮海公而下連登八座者四人
前此無有也疑亦俗緣中一吉祥善事惟鄙人濫
竽以臬溷鳳爲可耻也頃得翁大司農之命故附
此云云

北二答張明初

客歲嘗馳數字嗣後聞問踈絕知西曹左僻前門人所不到之地遂見遼隔彼此愴然李茂實歸奉至乎教殷勤款諭足仞記存聞已借重看本房此優學養望之所且每日不接囚人面孔極醒心目李堂翁爲世偉人幸黽勉事之他日或能得其氣力吾嘉科第雖少乃今仕於北署者皆能自脫頽由濱海人才有樸茂之風無輕揚之習故也僕老無所用遁迹荒野賴庇筋力無恙日以蠹編作課業而一切門外事都置之不省矣所願知己努力休明令膏澤浸潤施及陳人則所引領也不盡

答何侍御

往公在豫章屢屢存訊茲承臺察之命爲鄉邦光寵亟擬馳賀以所居左僻無處覓便故逡巡至今良自媿歎惟公南籍北產故勁氣雅持昨大疏已爲之兆矣異日乘驄露簡彈劾知無所諱避遙瞻風采曷勝企仰僕近况如昨百無可道惟貧健之身賴庇苟安凡眠食起居各各無恙似彼蒼有意

以佚我之老而執事者更欲索我於邯鄲之肆何
耶然雅意不敢不謝時附便羽聊布復心餘惟崇
照不悉矣

與李晴原

杜門日久忽得除書始知公有視學兩浙之命爲
之增忤頃以崑山人來又悉公錦旋哀年不能觸
暑有缺樞趨此心殊怏怏也今士大夫以得此官
爲榮亦以此官爲難蓋進取之際人懷羨心言官
能言勢人各私其子弟而不自知其居鄉時子弟

之私更甚此近事之大可笑者公前在鳩司最稱
彊執茲當大藩人才教化之任必能廣揚風采一
振頹俗疑無俟於鄙人之喋喋者乃古者贈人以
言知無先之也近况無可爲道惟山林多暇老作
蠹魚雖茫無所得徒恃以消日耳其他眠食差遣
不煩繫念不腆齎擊聊以代面室邇人遐曷勝勞
結

與申玄渚書

頃得足下殤子之報無任增愴子生七年已漸露

頭角矣而一旦夭折令爲祖爲父者情何以堪顧此不億之數原無定準或少而多或盈而減莫可端倪所貴順其自然耳今聞目下又繩繩來矣可少慰哀衷也茲小价入京爲看女病兼與縣官控荒吳中水害據父老言前此數十年始一發多爲海嘯非人之所能爲也今自萬曆七年以後至今未十年而發者屢矣皆以雨澤之故人可爲之而不能爲之也顧今水利非曰不修而默坐無米索糜隔靴搔癢之病則海道何時疏濬震澤何由通道入海乎三吳國家富庄也根本之慮事在尊公一破格行之毋以鄙言爲迂綵侍之暇冀一贊成之當事者非若催花飲酒圖花過免飲而已僕本野人不當復干朝議而灾迫切膚故冒爲喋喋如此

與王繼津司馬

某無似往歲投劾南還承公繾綣不忍鄙夷於人數之外而寵之祖席藉以溫言令逋播之臣得戴顏以見鄉里甚盛惠也又圖修謝以世上風波未

靜不敢通長安咫尺之間繼聞公旋解組去大司馬位矣陰陽淑慝自古辨之未有助貂鎗以攻正人者以是占公之晚節益奇而其歸益榮得書知林居康勝且屏遠城市綠野堂開逍遙於文武功成之後足老也僕雖塊處海上而無附郭可棲即謝絕高車廼應酬間有惟賤軀稍見彊食猶能明農課子差可爲故人道耳孟丞偉幹通才縣僚之翹楚也其處囊脫穎疑無俟公囑聊因風便附訊起居餘祈爲社稷珍重悚戴不宣

與袁裕春宗伯

不肯往居京邸吾丈以東山臥起曾承札訊匆匆裁謝後即避言解組歸耕海上又幾二年所矣密邇留曹風儀在望緬惟三十餘年故人之誼聞問不通豈宜遠自疎外奈衰年多病筆硯幾焚投閒以來人事俱廢亦在野之體宜爾知吾丈能亮之也茲以子壻輩入監有事貴部例當隨牒旅進豈可瀆謁門牆顧公爲一代偉人鄉里後生得遂山斗之仰者專在此行故命之來見伏祈少推通家

子弟之愛儼然父師教督之則不勝惓惓延領草
率布候悚仄不宣

與蘇侍御

僕還山四年矣親交頗見踈絕昨公於倥偬中儼
然惠顧而一夕雅談有千古襟期何其愉快各自
得也第恨別促耳又以杜門日久不能一至吳閫
奉餞行李則私心赧焉慙矣想高明能亮之也滇
南之役較程雖遠而此方連年因兵當事者或借
公籌策爲悅安計非故踈迹公也駐驄之日必式

嚴太宰之廬爲僕道敬若此公有問亦報僕無恙
而已別後偶感風寒至今未瘥謹專力馳布四體
外薄有齎擎甚媿寒酸幸賜存之臨楮不任勞結

復張司農

不肖自還山以來益與世踈即於邸報間仰覩大
來之會正人彙進私心亦自躍然顧不敢通咫尺
之問者豈在野之體宜爾耶蓋慚慙之矣顧辱不
遺遠承遣訊匪直筐篚爛盈而書詞獎借真所謂
愛而不知其惡者不肖起家孤側涉世甚難晚獲

顯融實非始願矧禮樂之任尤屬叨逾茲觸微言
遂弛大擔固主上之所以憐其拙而亦造物者
藉是以佚其老也已不勝厚自慰藉而尊諭復有
忌名之說若不肖者有何名可忌也伏惟執事經
文緯武刑家憲國何事不可儀則此天祚高賢爲
社稷之毗誠恐計曹非所以淹武庫也他日進
退人才光翊泰運則不肖所旦夕引領焉草次附
候併祈爲天下珍重不宣

答唐公子

客歲曾過貴城特爲造訪欲一見大哥如見尊公
竟不可得至今歎然春來猝聞大哥與令伯以家
私構訟不勝大駭即貴縣士夫遺書亦有酸心之
論頃丞相告益復摧肝如此舉措恐非名家所爲
當尊公未第時雅稱清約逮其立朝皎皎廉白白
持縉紳素重之今嗣人以多蓄紛爭動逾數萬恐
地下肉寒遺玷不小令伯有私無私區區難以懸
斷第念尊公見背大哥方生二年苟有邪心何所
不至迺今唐民一息誰爲護持屈指光陰難到成

立而十五年間家門亦不至衰落良工苦心或有人所不及知者顧據大哥所愬若令伯奪其衣食而饑寒之此其故又難曉之矣竟未審令伯負尊公大哥負令伯也他日大哥年長學成天理自當發見決非外人所能從臾來示乞婚之舉前年媒氏抵京小女業已他許矣竝未曾啓齒安得復有使用即令貪夫豈有姻盟未定而先爲人索賂者耶其所謂使用者即媒氏之京之盤費也其輕重多寡不當詰我以爲令伯之左證區區蒙尊公契誼若真見大哥饑寒忍不一引手顧聞田宅尚無恙饑寒似未切身也不若平氣息爭以全骨肉始終之好以永保尊公清白之令名是策之善也不然金銀滿紙儻問官觸目易生嫌猜併尊公之平生而弁髦之爲可惜耳在大哥不過多侈其數以甚令伯之貪而不暇爲尊公自靖地孝子仁人之心其謂之何昔賢有以千金酬一飯者今大司捐數千金酬令伯存孤之恩亦濁世佳公子事也恃在通家敢布逆耳

與吳上舍

日候不遇歉然歉然昨王公祖承示卷由僕因兩家俱係內親恐地下姑媳對面肉寒迺不得已進調停之說蓋詳其事之所始由尊公懼爲霍瑚所累故圖卸已罪而攤贓於霍瑚之告扳實非正法也而南京柴薪又不係緊要錢糧故上可以糊塗下可以彌縫拖延至二十七年竟成錯中之錯耳假令霍瑚攬侵金花白銀司農追并急於星火亦可以舍正解而憑棍口之東扯西拽耶此事望之

易明者第尊舅父在蔭下未暇致答姑聽詭混之談以自貽家累耳且所訟王氏之田原在雙鳳止因癸丑倭亂拋荒在彼妻父意欲卸糧不敢論價竟以虛錢實契成交此嘉靖三十四年事也是時王氏方盛未至棄產第爲荒田輕脫之耳而王義方三歲區區能熟悉之而王義不知也今日三十八年買田亦是假契迨四十二年霍瑚犯事退田妻弟爲完贓四十兩想當時田價止此耳若有未盡必向妻弟告找旣妻弟瘐死於萬曆九年計前

尚有十九年在世何瑚寂無一言直至世遠人亡
然後索之於蒙昧之子孫耶亦何證據之有况交
易在前侵欺在後若從變賣例猶有影賠償迺今
以親領之錢糧而查追於遠年屢經易主將信將
疑之業價所信者唯霍瑚之口耳官當問諸土地
神耶尊舅忠信明決素稱保家之主肯幡然改悟
從曦兒所議則卷既可完罪必不浼而尊舅之令
名無窮矣不然王義延推候新院審錄倘查今院
案驗利害必有所歸願尊舅之母以金彈雀也留
神幸甚

答何震川宗伯

往公之立朝也言論丰采弁冕詞林宣麻之期當
在旦夕已以憂去凡拭目於公之再起者豈惟不
穀二三知己即中外縉紳有同詞焉奈何時事猝
變雲雨翻覆無須之禍闡及高賢則不穀在野業
悽然仰屋心傷之矣顧所居左僻無緣一通中州
之問昨使者儼然臨辱重以珍緘侑以華篚而太
和佳藁又動我弁州故鄉之思匪公雅篤故人令

孫荒之客備增噓燠不翅水谷陽春也何感如之
審知道履康吉承歡之暇猶能以餘力踵仲長無
功遺迹以自放浪於亭池花竹之間直視世界一
空異時金馬玉堂等之春夢修千秋之業績五嶽
之遊去其烏有還我本來此中靈明便當與天壤
同敝耳所慮物望不厭業緣未了再聖天子儻念
舊學蒲輪一至公豈得偃然穩臥丘壑哉若不肖
者曩塵非據已干天譴今幸保骸骨得老牖下足
矣即懼多口決不敢尤人而來諭更屬僕以不朽

事此公家衣鉢非駑劣所覩也近况百無可道惟
杜門三年養成頑鈍一切世味雖稍見消除而畏
人一念終是魔障高明何以督教之風便附布四
體臨楮惘然曷勝勞結

山陣與張九山

無真

與張九山

與張九山

與張九山

往歲都門別後遂無由聞問而區區亦投劾還山
矣杜門三年賴庇差遣政念足下資深望重何久
滯不遷而忽奉翰遺迺復遂巡於洪獄曾參故非
殺人者何必過自疑慮業為書白之政府矣當遂

歸有園和
水釋也往洪之勘遼獄也脅於施篤臣何所不用
其情此區區之所目擊有何不滿江陵而銜之迺
囑勞以殺洪此恐是睡夢億料語若江陵更以他
事銜洪而洪別有得辜於勞者則區區不得而知
也朝之讜論士無真見纏綿世患何時而已在野
之人於此結舌矣聊與知己扼腕之厚禮宜答以
使者北上未敢煩其負戴俟他日再報家乏小史
不能作莊東怨褻怨褻司傳野相見爲道意而足

答顧寅齋

日念吾丈榆景無聊常欲操一舟過侯實爲貴城
人事太多又恐纏累有司故轉自縮恐極知辜歎
想能亮之也承大甥損俸鍤吾蔬藁此不朽令圖
倚辦於骨肉間何快如之何感如之帥方伯書中
甚述大甥宦跡而兩院亦有誠心直道之褒聲譽
日起後來進取事大可卜矣預賀預賀所索蔬藁
容印刷時寄上十月中當圖面晤也草草復不旣
與人辯謗

見南子韓退之與大顛遊從來痴人面前說不得
夢何況今之世哉一經傳訛便成話柄即足下亦
且信以爲實然矣可笑之甚吾年三十六爲祠郎
於時每從夜中入西苑奏對便不暇理會男女事
矣自後習以爲常加意保養凡敷歷中外幾絕無
而僅有者垂二十六年至六十四而閉關不啓矣
以是精神略見彊健耳頃居家無聊姑以文墨爲
戲顧無所托則無所逃遼丸嵇煨實藉以耗壯心
遣餘年爾正老子所謂彼且以爲嬰兒吾亦應之

以嬰兒也香山眉山俱用之吾何爲獨不然哉然
二公有相吾實無相故嘗爲之詩曰水中月與鏡
中花牢把關頭莫認差此是金剛相印處自來自
去總由他蓋非誑語也迺吾方以爲娛老之具而
足下反生逐少之疑相知者猶復如是矧不相知
者耶且吾在南陽贛州皆羈宦時也足下同在曾
見吾有所染乎吾能不染於膂力方剛之日而顧
縱欲於頭童齒豁之年有是理乎縱人有所欲天
不從之矣足下與吾同庚度足下能之吾亦能之

也吾不敢自處地位太高能超然於色界之外第
鄉人頷固類喜於暗中摸索故不得不爲之辯倘
所聞更有出於此者願明以告吾決不吝於改過
也草專布此

復沈廷望

屬者足下小蹶非盡主司之盲祇爲季文子作崇
併其文末畧之耳迺足下竟發憤遠遁可謂有志
太史公言儀秦二子不困阨惡能激乎激之一字
誠古今豪傑砥礪要訣願學問事端在集義不在

義襲觀足下念頭得無尚有義襲之心蓋彼中
可斷絕人事而夾持頗寡譬之逐鹿無虞入林何
益且非所以慰倚閭之望不如收篋還家從容探
討將經書義理熟究一遍區區雖耄猶能爲足下
主盟以足下高明孟明之耻何憂不可贖也日苦
濕熱毒發於陰雖非大恙而科頭箕踞不見賓客
已二十日矣頃見小瘥尚未收功承見存深感人
便復此不次

與婁子柔

昨聞學師屬足下作生薦語知了按院地方人才
套數語云刺繡紋不如倚市門世途行徑只是如
此僕自錮於海隅者四年矣所於當道不識一面
不通一字而若望人以推轂非妄卽愚況素無可
用之具又非待用之年首丘故山涯分足矣足下
知我者幸勿疆爲之詞祇增吾之辱耳希轉達學
師不必舉此如上司有行第以吾言塞之君平旣
弃世世亦弃君平矣兩無所礙而一有所全豈非
天壤間至寬閒安樂事哉兩後不見顏色生我鄙
吝何時過我一面談爲快

復郭公子

承以尊公請謚見教讀來書令人掩涕此事僕所
宜肩顧臥壑已久不當復與朝議即舍親處每歲
絕無一字往來一時有負委託奈何尊公廉謹絕
俗而又久勞瘴鄉易名之典迺輿論所歸疏上恐
終不可缺倘萬一相阻願賢姪且從容圖之俟他
日家報中容力爲詳懇令不生別嫌耳泉路交期
決無爽諾惟高明照亮來貺過厚不敢多領第拜

佳筴之惠以見遠意外附去香帛幸轉致尊公靈
筵明我平生草次不及一

答襄王二首

伏諗春杪武當進香人還辱大王報札所以眷存
不肖者良厚頃鹽使來更拜華緘併蒙腆貺揣逾
涯分益感懃倦恭審履暨闔宮康勝無任馳慰
第熊祥有待終曠遠懷惟願大王寡慾養心以茂
衍靈長之祚則區區之所延領獨至也鄙况無可
為道昨歲吳中遭無前水害饑饉倍常擔米幾至

二金他物稱是即寒家百口不厭糟糠小民可知
也睿諭所謂夷猶泉石之樂今尚可冀哉以是不
得穩臥丘壑而大王欲驅我於邯鄲之肆則既夢
而復夢者也一笑來委以使者行促未遑捉筆俟
明春香信之便圖上典記臨楮勞結不勝依戀之
至

其二

學謨遁迹海隅老耄甚矣自分遐僻不能數致殷
勤於左右乃蒙老殿下歲布睿恩似此隆施未可

望之於儕偶矧大王之高貴哉知重知感恭聞昨
歲八月天賜佳胤厚培 國脉此非常之福也顧
山川修阻靡由稱賀實坐歎然耳但願自今螽斯
之澤繩繩未艾是溝壑鄙人之所虔祝也敬因來
使附獻菲儀伏祈睿鑒而叱頓之不勝幸甚臨楮
無任悚戴之至

與申少師九首

還山以來見世情叵測第一意杜門謝客准先人
所遺敝廬尚未完結今不免爲兒子輩少效拮据
之勞非屑意生作圖以此耗日力耳頃閱邸報見
江陵抄沒之語真閣部大臣援正之議大是酸心
賴 主上神聖即能垂卹其母天慈現見可占矣
彼羣喙嘵嘵竟何爲哉老氏之書以宋儒闇於人
情故指爲異端不知爲後世居高享厚者對症之
藥故曰富貴而驕自詒其咎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若預見江陵今日之禍者持盈揣銳在老親家已
得之天性固無俟於僕之喋喋迺縉紳中駭機猶
伏亦當早見而預待之引賢自輔且爲代已地此

似策之得也前覆試之請雖見寢行顧覆轍在前
即顏淵子奇生在勢家人亦不信以四哥才稟志
操即不應舉亦是人倫高品何愁不得官而急急
求白也他日臨場時更宜斟酌恃愛覩縷不一

其二

久不通記室之問非敢恣然以海上左僻旣無處
覓便而力又不能走寒暄之使於數千里外專致
綢繆乃山林枯槁之餘其家亦無一吉祥善事與
密親道者故操筆輒廢竟與慢相成也時見邸報
知近來囂喙暫息世稱穆如相公得安坐於廣廈
細旃之上從容調燮方爲世道浣慰不意災沴猝
仍有出於料想之外者三吳之間不過連數日雨
耳而泛濫之害視萬曆七年不啻數倍姑無論吾
蘇當積疲之後而滄及常湖則前此未有也是已
病者復病而不病者亦病 國家根本之地相公
能不寒心乎先是除夕雷發已自春徂夏竟無一
雷又正月十六日天雨水冰風搖之響如金戛此
祥於北地恒有之在江南則百歲老人所僅見者

蓋一見於正德末年是年亦大水舟行樹杪尋有
崔符之警目下受災大都彷彿失此不一蠲賑恐
變生不測倘有辛巳施麻千戶之釁度地方誰可
恃緩急者往時江陵在事有惡聞報災之名非忍
心疾視江南也時水院先來奏災江陵以爲此官
朝廷所專設以治水者而水之不治顧挾之以
市恩故擬旨甚重將以引繩批根若究竟此意江
南豈有今日之患乎而宵人反曲爲之解迺旋發
旋止已撫院誤承風指遂逡巡縮息不敢言災而

又不忍不言災大司農觀望中立不得不議蠲而

又不欲以實蠲使吳民痛恨至今刺骨迺知宋時
新法之行非盡介甫之罪而章蔡諸人陰爲之從
惠也前事固相公之自擊而心隱之者今兩臺疏
入其地方苦楚萬狀疏詞度已備載疑無俟僕之
喋喋者而相公桑梓在念其所聞必真非若江陵
之妄意揣摩而左右又無章蔡之奸八次必得實
蠲實賑庶幾稍濟萬一而今之士夫所慮於相公
者謂法官遠在天上恐一時不能感悟而大司農

以錢穀爲職未可以桑梓之故而侵其官則不得
不過以形迹自防倘復如往年姑以存留行賚則
吳民罄懸之室盡爲河伯所食矣本實先撥其謂
之何知相公必不肯蹈江陵故轍也昔堯稱九年
之水非九年之中天下皆水令民無疇疋之地則
并予遺而亡之矣所謂九年者懷襄之患徹九年
而不特有之也今自萬曆七年屈指至今亦九年
而三吳之水患半之矣漢人有言非常之原黎民
懼焉及臻厥成晏如也故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

常之事有非常之事而後有非常之功往時廟議
以三吳水利屬之巡江御史謂御史雷厲風行可
以集事也而不知御史爲重體統嚴關防之官所
至即以糾察吏民爲風裁矣土木之工非身親臨
督之則役於公者有苟且完事耳今欲使御史去
關防略體統如大禹不惜手胼足胝之勞又不然
如本朝夏李二公之數浮解艫出入波濤夜則棲
宿於窮簷蔀屋之下以考驗其成必不能也非不
能也勢不便也二者俱不能而徒籍空文以行則

何撫按之不可行而必責之江院也撫按權重而所職者廣其工費亦易處辦若江院則不免剗肉補瘡矣故前始事者所費吳民至二十萬金而質之水利果受一金之惠乎僕在朝時曾建言於司空謂太湖之水以大海爲之尾閭海道不濬積十日雨則崑山以上直仰盂耳蓋治水當先嘉定也嘉定者潮汛之路也嘉定於則上流靡不淤矣顧當時莫有省者今果然矣如又因循而不加之意則三吳水患計無已時此非細故也必得專遣

一大臣如先年夏李二公者令其以便宜行事得破格一治朝廷仍不恡銖兩之費而責之以三年報政然後可圖斲勞永逸耳往撫院郭公思極者其人心與才俱實此事可屬吳民望之如望歲今當改用時矣城旦之罪亦有滿期立功之官可以准贖堂堂天朝奈何以一青而坐錮天下之豪雋哉莊生有言竝行也而人子達士亦有爲江陵用而仍不棄於相公者君相造命僕不敢以嘉定私也伏惟爲社稷留意焉

其三

不肖自還山以來即於舍後營尋丈之宮爲佚老計編蓬築土亦既勞止頃幸就緒差具小致日塊處其中若置身埃壒之外於朝野事頗邈不相聞以故嗔喜之念無從生也除夕人至忽拜雲緘猥以添孫爲報慶門多福庇及陳人一歲之間開口而笑者僅僅有此而已故知兒女情深愛根猶在也矧當履台握鼎之日而蘭玉森森滋榮遞盛輝映目前如此他時振蟄之麻知源源而未艾也其

爲愉快又當何如耶是閣下以敦大之業報主上而造物以單厚之福報閣下理有固然而數有相值者區區又豈直爲寒門志私忤哉道遠不能爲世俗湯餅之遺敬馳少儀用將芹悃伏惟台慈鑒存不勝荷戴之至

其四

日京邸人還第知小女產厄至今未愈已傳令愛寢疾特遣力訊之顧水部家兼得殤孫之報良增忉怛以慶門多祜不當壘羅卑戚或者缺陷之數

偶逢其適耳吾翁身係社稷幸善自寬也矧厚德
栽培相種未艾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耶僕命偃蹇
自還山以來子舍中竝無一口之增故得不生不
滅反以是少娛晚景素不敢求多於天第見在者
係無他恙足矣茲特遣力來看小女併申唁私外
具乃爲地方控災字字確實而熊尹極知民瘼吾
嘉又被災之特甚者彼另有所陳不復一一皇恐
皇恐

其五

久不馳問極知缺然顧自念箕顛外臣不當
夔契杜門塞兌似在野之體宜爾料相公不以膠
固見罪也茲值賢孫屆粹勃衍慶源分義所關不
勝翹羨薄擊筐篚殊媿酸寒僅比野芹旌其意而
略其文可也不肖近况百無足道惟仰賴 朝政
清明苟安丘溝而已迺近來 壽宮遺議猥以等
葭之故玷累純忠則非心之所慊也若夫無事遭
謗不肖自有前生緣業在未敢尤人 聖天子業
已洞照之矣不復置喙餘祈努力匡輔爲世道自

愛悚仄不宣不貳置零籍於管口自辭西世自
不肖自還山後日杜門思過不敢通朝貴一書春
間偶因敝縣折兌事維桑係念而又爲縣官相迫
不得已敬奉尺牘以干左右已得俞旨計在書
至之前知門下留意東南無俟不肖之從史也嗣
聞朝議洶洶尚溺不然之灰以仰累明下則鄙
心深恥之不肖不足惜惟國家自隆慶以來歷
十七八年內寧外謐號稱極治不意釁孽之生顧
發自吾輩則杞人之憂益甚矣賴門下法包瓜之
義得含章之實令近日羣喙漸息風波稍定則有
隕自天之明驗也良工真苦心哉華辰伊邇禮當
走一介代承觴祝第門下方值絕昵屏嫌之時不
宜以私交溷而猥託於肺腑之親又不宜徑情自
外故特附長君使人之便聊呈不腆恕簡恕褻則
惟門下矜而亮之臨楮不勝慶戴之至事却心云
頌其七而來對函之稱焚如爲人介察器轉前
頃賀令孫愛併謝豐遺曾以書附時進士偕行往

矣茲荊州門生張楚城來上洪獄寃狀蓋恐相公
惑於先入而求僕爲之解楚城爲人介潔縉紳所
稔知相公肯易於投杼哉往楚城爲給事時以江
陵勢盛地方當有不測迺命其子別籍於宜都僕
病其矯嘗遺書諷之至是始服其先見也彼肯甘
心附人爲鷹犬者耶當以百口保之矣其所陳寃
狀頗明而投僕副啓尤詳今併以塵覽又敝縣故
有荒區前以水利不通姑於額則三斗之內減其
六升而以熟區處補自吳淞江開後不復荒矣而
彼處奸民得利既久仍思損人以益已有司廼增
大丁之名填荒稅之缺昨爲部文所駁猾書貪賂
忽乘昏丞護印時默爲申府仍加派熟區轉詳撫
院將覆於部夫欲加賦於民未有不謀於衆者倏
然顛置民何以堪况敝縣無區無荒自救且不暇
顧欲其省口設客不亦悖乎若院文到部司農必
來請教幸一留念

其八

某幸託於肺腑之親父在田間所以不敢數通記

室之問者非敢爲慢也當相公總理萬幾之時恐勞於作答耳頃令似歸顧辱寵緘華篚良厚則何以承之因感生媿實不能喻之於心也來喻惓惓以吳中荒歉爲念而頗恨地方官委君旣於草莽令溝壑之民不得與被堯舜之澤事誠有之然非其心之忍於玩愒也非常之灾必非常之人所能幹濟才難之語孔子嘗記之矣况近世科舉之學專攻剽襲而忽討論其中已無所主持而一旦得志施之吏道有不爲鹵莽爲滅裂者乎以是某還山五年不欲輕謁一官長亦知有言不信不得不以卷懷之訓自處也相公方以身負天下之重需才急病爲今日之要務且大有之世釁孽易生早見而豫待之能無煩相公之軫慮乎近况無可爲道自去歲爲兩兒析箸之後第喫見成飯作世外人小園內曾建如如閣今延一蜀僧居之朝夕與之談無生話賴相公之靈得少延犬馬之齒以詠歌太平於分願足矣此外無他覬也頃見相公疏休甚懇豈忘嘉靖間二楊繼去之語乎聖君可

輔而相公正在鼎盛之年少須其可代者然後歸
香山開綠野未晚也榮滿承恩禮太渥道遠未由
摠賀茲附便使聊呈不腆伏惟涵照不勝慶戴之
至小園內曾數賦賦閣今又一再對或之陳之興
戲自其九
客歲龔參政還里承手書腆貺之辱情禮交至深
感記存嗣後坐之便郵疎闊如故光儀在望良抱
歉然頃者口語寢消中外禔肅邊塵不警主德
愈宣此皆相公調燮殊勲而太師之加自不國朝

以前大臣必由保傅而上曾無徑拜者豈直爲
修筆札之酬哉 皇上固有深意矣乃相公累疏
懇辭必得 俞旨而後已持盈揣銳以默符前訓
而沉幾先物亦奚至亢而有悔哉天地相合以降
甘露此太和之驗也何勝欣暢乃前次相公屢萌
乞休之念由今日所處揆之必無愒然去之之理
矣若其幾微之際又有難於顯言者挨住之語相
公猶能記憶否需之時義大矣哉願相公熟思之
僕還家八年未嘗經闔戶外惟西山曾兩至焉今

年二月間以令孫晬日微服過潭府得一拭目見其肥碩充潤性更潑皮不畏生人必易養之器也殊爲慶門增喜因乘其便看光福梅花而歸榆景無聊即此便爲快意事矣曦兒此來雖以謁選爲由而實欲再觀北場以卜進止惟相公加意督誨之足仍肺腑之愛鄙况差遣第髮短難梳幾欲不冠齒疎妨啄全廢肉食其哀狀可想也每日一過竺林隨僧齋供繙經看竹之外不復他營又寧知有人間世哉此可與知己道之也氣候漸暄伏祈

爲國珍重臨楮曷任瞻依

歸有園稿卷之十九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南書

自來無三昧同

陳書

奉許少傅日賜書而致對平公誦高之矣

學謨伏自往歲避言解組承公慰誨惓惓繾綣之情真逾骨肉比出春明津遣有加於時諸公俱蒙惠貺惟公之賜則不敢以例却知公之素所待僕者厚也乃今去國業已八年而宿昔之恩竟缺然不報若有類於小人悻悻者之為一失其居遂

掉頭而不顧何其迫倨哉蓋聞之宣尼有言舍之則藏藏之云者匪直藏其道亦藏其身也身無所用而言無所施乃猶栖栖然託聲影於公卿之間寄寒暄於竿牘之間雖世情所矜尚疑古之遵養時晦者不如是也僕嘗三仕三已其顛固不通大都類此豈以今日既老而廢禮乎知公能亮之矣南中自來無三相同朝者今有之而和衷盛德又前此閣中所未見雍熙太平之治所由驗矣惟公介不絕俗和不競時向在禮曹所得於親炙者

頃覩邸報則謹論嘉猷尤出人意表他日秉獨運之權成不世之業爲周楨爲商賈不於公有望哉永肩一心在公勗之而已僕還山以來百無足道第狗馬之齒日衰一日所幸心肝猶在耳目未廢海上寂寥儘有著書之隙而荒懶頽墮訖於無聞良自惜之也近築一小院於野寺中貯有佛藏每日往來繙經看竹此外一無所事事非欲逃之方外姑藉以畢餘生耳豚兒以謁選來京因圖秋事蒙昧之進取非所敢必公何以督教之曩嘗以監

試文曾辱一言之譽故敢遣之來見併布積忱餘不能盡悚息悚息

與王荆石閣老四首

恭聞宣麻之報遠近驚傳今朝廷相司馬矣溝壑廢臣曷任喜忭即擬趨候以患寒嗽難於出門坐是逡巡極知缺禮然度蒲輪雖駕直須終制而行參晤有期未敢亟請也茲特先遣曦兒上謁少展鄙私咫尺門墻彌增勞結

其二

昨遣兒子草草具候已媿不虔顧遠承專使寵荅尤非心之所安也 朝廷特旨柄用正人在大臣萬無可辭之義顧於例又不可不辭若須咨至後行恐辜 聖念此疏似宜亟發服闋之後更馳一疏便當促駕矣公之此出實世道人心所係僕雖老矣猶及見太平之盛是所惓惓也率爾附復不盡 其三

十七日曾遣力訊候行李而尊諭亦以是日發真

有神感哉不肖老且憊矣孔明出山而龐德耕隴
 隆中鹿門義分已定此即所以自謀亦為門下謀
 之者也方今主上仁聖銳意於大有為而群賢
 彙征野無遺佚真可謂極治之朝第所未厭於心
 者惟學術欠明而世風未淨耳所賴主持而底定
 之者全在端揆之地於門下寧無厚望乎白髮故
 人擬買十斛之舟一詣婁江奉別而嬾性畏人尤
 忌官府又恐匆次分袂無容口之隙故逡巡廢禮
 因便附致一言伏惟亮察

其四

伏自往歲蒲輪既北學謨竄迹田間不通聞問者
 已數閱寒暑矣非敢於自外蓋相公方以正色立
 朝外屏竿牘之營內斷掃門之役凜然清望為
 世羽儀猥揣衰庸亦何有於一得之助而漫以輕
 言唐突記室也故逡巡縮息若自比於不相識者
 豈在野之體宜如是耶知相公不以為罪矣方今
 君明臣良千載一時而吾蘇自來無兩公並相
 者乃和衷之氣又鬱乎相宣此非雍熙太平之所

由致哉仰重仰重學謨賦資骯髒原非世器向者
叨冒太過爲造物所擯心固安之今老矣憊矣昨
幸瑯琊公歸欲與之一訂裴白追隨之約而茲又
不可得海上無人之境只得尋訪一二識字頭陀
晤語消日猶勝塵坌中與冠蓋相溷也相公其許
我乎曦兒此來名雖謁選實欲借北場以圖蒙昧
之進取蓋鄉俗寢薄攘奪橫行非藉此途恐子孫
無駐足處不然桑榆迫矣忍令壯子遠遊也相公
何以教督之有懷未盡臨楮無任勞結

與王鳳洲司寇九首

春間遠承札訊於時微患目青草草裁報後嗣以
歲例痰嗽大發纏綿至夏中方得少瘥以是久踈
通候非敢缺然也日唐叔達自東鄉歸曾動問起
居知丰采腴甚似亦戰勝之驗近問又得開齋之
信益復歡喜蓋古稱老者非肉不飽焉有旣老而
却肉者世間草衣木食自是一種枯槁人腸胃各
別決不可學也今歲亦嘗於每月朔望持齋久之
帶圍寬矣家人力爲之阻今迺更無日止清晨一

齋而已然終虞其難繼也小園麤構苟完兀然一室儘可娛老所苦者鄉俗薄惡口語繁多貴人家非唯不敢以氣勢加之而後生苛責日見侵侮生無亢桑之德難居畏壘唯有裹足杜門而已東望高居思見顏色幾欲做山陰故事以彼中親故布滿不便酬酢未免逡巡而止老年兄弟只尺千里愴如之何前蒙索近作已浼趙本之騰出數篇業擬請教旣而繙閱數過俱是當官生活大都非爲鬼諛墓則代人稱觴者也有何意味而呈醜於

大方家旋復嚼置之行且付醬瓿矣如吾之出坐玄關天倪颺發必多大制作以垂不朽肯灑流沫分潤枯腸否頃聞主上近御煖閣召輔臣議政此希曠之典也可爲世道慶大來之會想吾丈東山之席不久溫矣弓旌且至能終作唐虞外臣乎祝之祝之適有俗事相干情見別楮統祈矜照不盡

其二

弟自謝事以來所幸高居密邇冀得朝夕請教一

展宿昔之驩不意維時朝議紛呶尚有齒及廢臣者以故杜門之志益堅即吾丈處亦復垂隔已聞仙從入鄉則又遼逖甚矣塊處海隅幾於面壁而鄉俗顛固少年侮老之風益不能堪矣不知吾丈何由得聞之也劉應老家事此中邈無所傳大都江南自海張鼓弄後民間刁靈滋熾而今日當事者似務在姑息大家愈不能自存矣他時皮去而毛無所傳將安所歸咎哉世道江河之感何能已已弟自入春以來兩目爲木氣所乘視物如霧想

讀書之緣造物者不肯相假矣頃於荒園中構一方丈小閣上安如來像三座尚未就緒弟固非能學佛者殆將託此以逃世耳吾丈能以慈航度我乎承索鄙藁近日亦有一二俱浮世應酬之作不足入覽姑俟趙本之來錄出請正也熙父文章其用小處儘識古人面孔唯結構無法間失之弱所以吾丈前時濶略之故特爲拈出令其一生辛苦不至沒沒耳非敢肆橫議以自外於門牆也迺今吾丈公聽並觀不肯自怙其見匪直能收熙父而

弟亦不蒙鄙夷矣真菩提之心哉宗藩世系卽弟在部時亦不能省憶惟曾携部刻諸王年表歸其中紀載頗詳茲附往一部皇明臣謚吏部所刻吾丈必有其書自此之後弟雖間有所記不能詳也尊履康勝得之使者口授喜慰之甚倉卒附復不備

其三

日曦兒陰以瑣事唐突頗恠其徑情非所以施之長者比閱手教云云知其爲父隱惡有不能自己

於言耳此段緣業竟不省何自而起朱尹豈弟卽三年治邑未嘗失一人之心而云得罪於弟茫然思之已絕無影響而弟自還山以來顛固成癖未嘗敢通公門一字敢謁一當道又何處而擠朱尹此必有人交構其間以悞朱尹致吾丈憤激於義而疑弟真擠之也妨賢病國固仁人之所必屏而破斧之役聖人尚不能爲同氣諱况異姓之兄弟哉今日口語廼吾丈以仁聖爲師欲以亟扶善類而遑恤其他實非有惡於弟也顧天日在上弟平

生原非擠人者頃洪芳洲以專持有司長短致速
瘼死之禍士大夫居鄉所當重以爲戒者然彼講
學人也交遊遍天下故其說易行而擠人之套數
亦熟弟孤孽之踪耳且物望素輕環視宇內無一
知己即欲擠人人誰信我而甘蹈洪公之覆轍乎
愚亦甚矣且尹而不賢也擠之猶有說也尹而賢
也擠之欲何爲哉徒作世上一擣杵耳弟承先人
之產至今門墻未改其舊而戶田不滿三頃有何
厚業欲鴟張鄉里濟其所逞而必擠尹以快意哉

弟亦兢兢稍知自愛者廼今以二百餘年所僅有
之賢父母而尚不能亮曾參之不殺人以四十四
年至暱之兄弟而猶疑羊叔之懷鳩此薄德之明
驗也而其端則祇以生長窮鄉不宜叨冒過分譬
之蜀山見日故易爲人所驚詫而弟又杜門日久
本圖息陰避影而少年喜事者更於暗中摸索則
猜忌所藪又何所不至而安得使朱尹之不吾疑
吾又之不吾憤也其事有難於盡告弟亦重自懺
悔修身俟死耳敢復尤人姑俟朱尹歸面質之前

後口語便成蕉鹿一夢都付之烏有矣恐吾丈縈
介而弟之心迹一時不能自明故專力遺數字奉
懇或可冀鑒念併承起居不悉對未及之不吾疑
本圖其四
昨奉報書展讀一過始知鄙人又在睡夢中得公
丈喚省愛我實多矣今不宜復置一喙以溷清聽
顧亡是公之論有不容於不辯者弟前歲還家見
朱尹執禮過恭彊之上坐不可得廼聽其側而自
處於隅此恐是處皆然比享之酒則又儼然南面
也至於朔望必造吾廬而供之餼其殷勤繾綣誠
有出於常格之外者已弟不安再三止之託言鄉
老中尚有前輩恐以爲嫌於是止餼而朔望之造
亦間一行此其意實非弟迫之或有時過享非夜
分不別亦備極綢繆並不聞偃蹇不堪之說也想
邑子側目鄉官而姑爲尹抱不平耳尹忠信人也
肯爲謬恭以陷弟於有過哉至云弟怒而極口詆
斥之其書必尚在朱尹處他日索觀之可知謗口
之真偽也所謂初歸一告示灼灼不省所傳何語

人皆有目弟豈能以一手掩之弟起家孤及決不敢以聲色加人亦曾無一字榜諸戶衢而云不可當思之委無影響前臺訪一訟師周姓者單開曾與舍下作狀因闡及蒼頭三四人已徐司理鞠虛鄙置勿論非臺密釋之也造訪者尋得其人此與朱尹何與而弟猜及之也地方人材朱尹委不曾薦弟及府文見促並未嘗提吏當是時朝議未靜正欲伺隙以動恐不肖姓名一汙刻書未免爲按君之累故遺書朱尹亟罷此舉而縣中姑以學詞

支塞弟方喜朱尹之能亮已廼今以尊諭揣之則弩影之疑入之胸中已非一日矣凡謗於公丈前者安得不讒弟以先媚朱尹乎大都世風儂薄自生出一種橫議之士在彼一是非在此又一是非若弟又從而交構焉則壽張之禍將何底極年衰勢退自不得不畏後生耳公丈故高明長者若前謗數端果一有之公丈亟宜絕弟若一無所有則門墻之麾似不可已朱尹倘有復任之期弟雖憊矣當一詣尊廬暴之弟之喋喋非欲自脫於惡

名第無上事而得臯於世之賢人君子則沒齒有
餘恨耳惟公丈加察焉向癸未春試吾蘇人在乙
榜者弟令俱摘出而崑山張寧宇名亦在摘中其
落卷亦從弟所授之寧宇今云弟摘之甲榜不知
至公堂上卷未拆不知爲誰卷旣拆誰能置口當
是時即父子例不回避以無可用力也而竟以寬
弟此一段佳話公丈亦嘗聞否今之訛言即此類
也一咲

其五

日莫公遠見過奉手書承惠念惓惓前語始於少
年之喜事成於朱令之多疑致上累長者人益傳
訛雖顧觀老亦有兩賢相扼之誚可發一咲已爲
書解之惜乎其不及見令地下快快也今當付之
東流水耳何勞復煩齒頰昨戴玉陽至聞公丈已
弔過觀老此公殊厭物望方期其大用而忽然凋
謝情何以堪想同此銜恤也便間附數字代面餘
不復一一

其六

伏聞大司寇之命喜劇不勝蓋吾卯榜登八座者
至翁丈已七人矣自來鄉貢之選駢輝迭映得在
日月之際者未有如斯之盛也彼都人士咸謂翁
丈以文章道德弁冕一世此官得之已遲酬之未
厭是未悉造化避盈之理者而弟獨以今日翁丈
之所遇殆有三難馬瑯琊之裔光爛朝籍舊矣而
上世相承咸躋顯列已謂極盛然未有軼亞卿御
史大夫而過之者而翁丈獨翹然正部堂之位崛
起於繼盛之餘斯非一難乎吾蘇官留都少司馬

者以所知見自翁丈之前尚有四公俱未博一轉
此亦氣數之所限也乃人當其乏翁丈獨處其羸
若所謂周過其曆者斯非二難乎本朝文士罕官
尚書者即原博華玉廷實三公之外指不多屈而
三公於著作之林似未能獨擅大成之譽可一當
翁丈者而翁丈無有其官斯非三難乎且近日考
最之役輶車已駕行冒蘊隆計亦勞止茲命與行
會晝繡旋轅行李晏然坐膺蔭敘似茲晚福尤出
非常以是占翁丈之所享日至川升天之所興寧

有既耶弟山澤之癯也自分永錮於天聖世矣而
乃津津爲欣艷之語若出於時俗人之所談顧箕
景敘疇先崇五福而祿位名壽之說未嘗少廢於
孔氏之門也矧桑榆兄弟顧影戒歡而結綬彈冠
自古而已然乎匪佞匪佞丞圍樞晤知翁丈初歸
應接無暇即令倥偬一覲頗無大味故欲行且止
而先以不腆馳力賚擊姑俟榮行之日倣前年故
事容移舟婁上一展宿昔而別幸以吉期示之諸
不能盡統冀鑿原

其七

日承報書兼惠詩箋傷離懷舊情致宛然輝被園
居多矣知感知重所示出山之期尚在推敲間似
幸明主旁求之意方今老成凋謝恐典刑日就
陵夷得一人焉便是周楨商賈一辭之後決不可
再舉惟公丈熟策之次公尊體近復如何茲不敢
另候恐煩作答也外具廼勉彊效顰絕嗤下里希
一咲而擲之餘俟面盡不既

其八

日承疊韻之作前鋒甚猛便當退避三舍而猶然
對壘知不免有牽羊之後矣慚謝慚謝人詣府城
偶寄此毋勞賞費也

再舉其九
頃讀報書而前書適至知公文念我良篤第所以
杜門自錮者匪直舍藏之道宜爾而世情亦大是
難處故不敢以面孔示人耳悠悠日月敢自託於
東山之興乎獎借過重不敢當也前月以小女病
曾差一力赴京且爲地方控災至今未見回信誠

如尊諭杞憂柰何歲首木冰未審所應政寬民慢
豈亦懲咽之過乎公文不日 召用必有斟酌矣
望之望之使返復此不盡

與王敬美奉常四首

日崑山戴甥見過始傳台從錦旋前歸失於不知
今知之又不能蚤相去三十里卽一介之問尚屬
逡巡何貴夙雅負媿多矣緬惟門下深資重望值
此熙明之朝便當大畀爲國弁冕頃留卿之處尚
未厭人心想當事者暫借以爲開府地耳願亟其

驅以膺後命不肖偃蹇如昨惟杜門成癖而衰老日甚瞻注行旌不勝室邇人遐之歎茲特遣力奉展少儀用代摠趨略摠情愫伏祈鑒念曷任主臣今以其二不肖登陸去三十里路一介之間尚屬八閩遊覽知制作必多若有成刻者惠教一帙何如秣陵行李當幾時發儻遲至下月或可圖密晤向來杜門成癖不自知與故舊濶絕也又附歉忱

其三

不肖還山三年矣實不敢有一毫非分之爲祇以深居簡出爲吾鄉侮老者所不容輒以口舌構之長公處幾成小嫌傷我四十餘年兄弟之好幸今各洞然矣此近事之可咲者第尚阻一面無便披豁也此段緣業當付之流水而迺復以爲言恐傳訛者轉益其訛徒亂人耳故輒敢瀆聞朱虞對慈廉之吏在任時與不肖終始未有間然偶誤宵人亦生疑貳以不肖不能和俗之故上累兩賢此沒齒之所歉也到京相見煩借鼎言五人君子之

其四

往辱左顧向缺報謝良坐歎然日聞榮命不勝喜
忭頃來人才士習波靡極矣匪得正人君子爲之
主持風教胡能收迴瀾障川之功也老親家此出
當軸者寧無意乎亟圖樞謁少布腹心昨爲婦翁
九十亦曾密詣崑山一拜即歸道經婁城延佇高
居久之緣兵公與州守在家恐滋一番勞擾非心
遠親朋實性畏官府想老親家能亮陳人也茲遣
力齋擊少儀略展葶葭之舊非敢稱賀稱贐也幸
鑒存之餘不及一一

復施勵菴罔卿二首

禮曹同事三年猥蒙誨植藉以寡過固知契分有
緣也然嘗自揣薄劣不能久玷清時已久畜歸志
迺因 陵事相羈遂巡未決而竟爲言者所乘待
之弗豫敢復尤人別後途次冒寒遂遘肺疾今還
山逾三月始得漸差顧園廬荒地又日有拮据之
勞殊增老累頃辱遠書見及足感記存惠貺本不
宜承而重以知己之愛難於例却勉焉拜登曷勝
慙感使者告旋附布謝悃餘悰種種聊呈別楮伏

惟涵照不盡

其二

昨楊震老偶臨敝舍始知行李錦旋政圖遣力晉
候而頃承拜命之辱感媿何當罔卿尊官淞陽勝
地此僕平生所艷羨而不可得者而公之文雅不
讓六一登豐樂亭酌釀泉縱觀於皇祖躍馬揮
戈之處頗增雄槩第恐席未溫而後命至耳久客
初歸不免一番勞擾秋暑未退自宜珍重使還先
此布謝腆儀慙領尚容另展不盡

復郭美命吉士書

春明揮手黯然各天足下歸楚而吾返於吳山川
間之越二千里遙也屏居海上豈直面覲無期哉
即隻字寸楮亦赤水玄珠也而何意寂莫之鄉使
者忽臨惘然不知懽怍之無從也廼筐篚爛盈更
有出於尋常問訊之外者何足下之眷存不肖一
至於此知感知謝伏審孝履無恙襄事伊邇益爲
喜慰區區近况百無足道所居土瘠民澆旣已憂
農復爾畏人唯有閉門靜坐稍託維摩之指用自

寬解爾故構歸有園比以宦遊荒落今稍增葺之
水石竹木差具小致朝夕逍遙以此佚老又見時
事孔棘不復生他念矣足下服闋時肯由水道之
京能一過家下第費五日郵程耳風雨對牀之約
恐不可得也所囑令先慈墓文不知用志用表而
味書詞欲樹之道周則疑爲表也廼業造次屬完
請正若用志銘即勞足下自刪潤之此諺所謂換
揚不換藥生活不必寄易丘叅軍之子已挈家詣
金陵科舉前所惠書想留滯在彼至今未到使者
去促草草復此殊不盡所欲言瞻注瞻注平矣而

與張陽和翰撰

前歲於京邸承旌節南還嗣後不肯即蒙公恩歸
老長往海濱遂與世踈絕矣以故聞問不得通於
左右昨偶會一縉紳始知尊堂太夫人仙逝三十
年通家之誼慟切何已猛擬匍匐躬致束芻奈衰
病之餘咫尺猶却以是不能出門江山在望此心
殊耿耿也茲特遣小价馳布唁私緬惟執事天稟
純孝而太夫人更劬瘁有加終天之慕自迥異恒

情第而社稷倚毗之軀尤當爲朝廷自愛三年之喪如駒騁隙伏祈節哀珍重良晤未期草次不盡

與韓敬堂宗伯

某無似往出春明過承我公繾綣以塊處田間未緣修謝極用爲歉顧私心瞻注惟日需爰立以快霖雨之望耳旌節旣南頗訝正人君子暫違君側然幸庭幃密邇可娛愛日之年也迺太公僂逝之報忽爾承之曷任驚怛謨忝平生義當匍匐惟是還山以來衰病侵尋足不踰戶外者三年矣而

兒輩遊學於遠別無子弟可以遣唁者又恐弔不及哀益重臯過謹專力特馳少儀奉布微悃伏祈矜念轉致太公靈筵儻他日未卽填委溝壑姑候襄事有期尚當扶杖勉從執紼之後也臨楮勞結皇恐死臯

復帥同父方伯三首

日者某君之論以前疏復書院而部覆止之遂激其忿而風水生復糾吾鄉一人嗾之使螫迺有此舉吾罷尚書猶脫敝屣耳矧思睡而授枕何足以

挫我乎歸家半載爲先人所遺廬舍向未完結今
又因歲久滋圯不得不爲兒子輩少任拮据之勞
卽未就緒然藉此亦可以耗日力也江陵之禍始
於正己未盡而任怨太過負怨者又攢簇一時當
事之人苦懲咽太甚無有能主持國是者以致群
喙囂然吹毛索瘢不盡不止有識者能勿寒心所
諭速釁之由誠爲確論孤臣憤恨之極方能言之
親切如此第不可宣之人人也蠱蠱有毒不可不
預防之耳伏聞漕竣暫回江陵似不可久住當亟
驅還任物色之說決不晚及足下與九山人知二
公素相抵牾於張氏也毋勞掛念其家抄沒詳細
此中地遠不及聞知足下親覩始末有便見示熟
甚不盡

其二

前自甌寧令持書來閩後更不及聞問想宦履清
吉右轄官最難做以與左秩竝而權輕近之則生
嫌遠之則生疑僕在楚時爲右敬左爲左恤右要
於無成心而已然終不能免於隱刺今足下與雲

谷公俱善人君子知和衷無疑也昨見洪獄已結朝論頗明九山得以暴雪矣然尚未知曾往滇中否日會蘇侍御以九山久不還任例當露簡意雖不欲傷之第去就難處耳區區以離愆之後杜門益堅再不復干涉世事精神頗覺反少惟筆札不廢自知無所發明聊藉以耗日力不然坐老聖世恐爲天地棄物非心之所安也時下吳中大水今歲難免啼饑然亦天行之數已付之無可奈何矣陳檢校如圭廼極厚故人之子吾集中所稱陳

上之是也曩在京稍爲提挈得有此前程今隸貴屬幸賜清盼此生年未三十而性頗解事幸致意雲谷同此照拂也閩刻文苑英華便中寄我一部若無便卽寄陳檢校或顧甌寧處可也家乏小史不能作莊東草草附訊不一唯今

其三

往歲得儀真書惠倉卒報謝後道梗人絕再無由覓足下動靜矣想安勝如昨去年大計浮言亦是江陵遺孽所幸公道未泯竟不陷人口吻固知足

下素所樹立能取信於縉紳也頃九山亦爲洪獄所累此與曾參殺人何異日有書致當道爲之辯雪不知後來作如何處分也江陵公不學無術以盛滿招尤固無足恠然其人品亦自磊落其用人行政初未嘗得辜於朝廷卽今居政府者亦其所引拔第家家賣酸酒不犯是好手耳奈何沒世人心慘毒之甚至比之分宜而必欲盡去其黨故闡及足下耳而不知足下非黨於人者卽江陵在位時自楚中一二親知外曾有一人輕入其幕者乎又誰爲之黨乎其偏處在奪情之後廣布耳目以窺覘人心而爲其耳目者卽壞其事此召禍之源也去閹宦而盡殺無鬚當事者預有責矣九山事尚在人疑信間足下在彼知必能周旋之也况洪勘遼獄生之所目擊者其狠戾糊塗惟施篤臣所使亦何所不至當時證遼庶人不反者惟生一人耳江陵未嘗有憾於洪而今議者謂洪獄詞處遼未盡因此得罪於江陵廼嗾人致之於死亦可謂無天道之極生在林下本不當復談時事然對

知已不得不言也。甌寧尹顧允元者，吾大姨之子，爲人恭慎，小心頗宜於司牧。但彼中甲科令多慮難脫，穎乞足下善視之。卽如視吾之子矣。前有南宮奏題藁，允元携之。之聞欲以災梓梓完，須足下爲我一敘之。蓋吾爲禮部江陵實薦之後，在部行事頗不當其意。如正納言職掌調停學校二事，最爲矛盾。江陵在閣，嘗與同僚言徐帥故師生一題，一覆得恣行其胷臆，爲深恨。江陵歿後，申瑤老曾言之，而足下猶未聞也。序中當見此意，囑之。

囑之

與申甥三首

正月中崑山顧甥家人還接手信，併棟參二劬收訖。嗣奉尊公書，頗以吾子前越籍爲悔。我以此事亟宜白之。上前必得處分可杜人言。頃又聞建言者，毋追既往，則所議似可已矣。第不知曾否進場爲之懸掛我杜門如昨。第鄉土薄惡，有一種少年往來宦家，搬鬪是非。昨偶見王鳳老與王荆老一書，末言敝邑朱令苦見擠於我，欲得荆老護

持之極可詫異朱尹廉慈之吏甚得民心固非一人之所能擠而我亦非擠人者若果有憾而曲擠之尊公方秉國曾有一語相及否見荆老當爲我白之往石東泉爲高令脫罪亦藉口於我向以其刑重實嘗告之尊公而其他不可告者又卒掩口已爲鹽院所論此時吾尚未到家心迹易見其後案章下縣令被害勿執而竟得保全者試問後令仗誰之力也此意亦須尊公達之東泉以消其竊鉄之疑庶令我木蒙惡名可安穩居鄉耳五小姐目青久而不痊此是何故吾念之憂之而諸香願俱了矣不敢輕差一人者入京知吾意自竟有在也偶因總兵急足附數字爲訊希速慰一言林君以壻分在鎮待我良厚今久候代而前代者叅將姚龍爲兩臺所論疑林齧之四處投揭陰害林君林君器略非常而操持更潔可稱登壇之選恐一旦匪人乘之武弁易動耳願得尊公少賜扶植俾無後艱則幸矣吾壻留神

其二

正月間曾附林總兵急足投信蓋專爲冒籍事欲
得尊公一疏自白庶塞後來之口便於應試頃接
顧甥懋善寄到手書徑不見說起豈前信浮湛或
尊公意自有主張而止大都人熱時做病冷時發
須視履其旋勢家方保無後患宜更斟酌之也舍
甥深感看顧其廼翁反來謝我知賢夫婦之篤於
親情也光賁多矣五小姐目青已報全愈不知果
否此月添喜想得寧馨緣慶門方熾孫枝疊茂可
卜也吾日夜望之耳老夫賴庇凡百如常每日栽
花飼魚之外別無營幹晚年得此亦自知足別無
妄覲也顧甥選事知在作縣行頭第其爲人心膽
過小恐不便於煩劇爲圖一簡僻地方此人情易
做留心留心沈一舍跟林總兵來京未審生意何
似今幸廼郎已進學有歸來地矣見時囑之令還
故鄉可也楊錦外貌頗溫而日晴不定吾前在刑
部時已識之矣人都不信今連連做出歹事果應
吾言今雖逐歸尚未見踪跡意必復逃遁京來爲
婦家所窩不可知也除惡不去根終當爲害須細

訪實送官遞歸庶免後艱耳囑之囑之顧家人來

書此

其三

九月中徐吉自京回接至手信嗣得劉總兵寄書

想正值殤子之候見悲愁滿紙大是傷惜人生世

間兒女之數必非意料所量宜須順其自来自去

或減或盈而已若執着見在倏成烏有便生無益

之哀恐爲莊周維摩所笑况四哥青年其來未艾

所希割愛忍痛以上慰二尊人之心可也小女只

淹目青此不知何以致然今又哭泣無已將來漸

成昏翳奈何此愚夫婦所懸念也尤宜朝夕勸化

之鄙况如昨第產業素薄而崑嘉兩縣田滄沒殆

盡百口嗷嗷茫無倚靠雖近蒙尊公主張少沾蠲

卹而口食身衣何處周給此非一家之事其憂方

大也江南之水至今未退蓋緣湖水日漲海道不

通故訖無底定之期明歲春熟又不可望矣前治

水之說欲專差大臣董之俟事辦還朝如祖宗

時可行而尊公意主差遣兩司官吾亦嘗爲兩司

官凡事不過逢迎兩臺而又阻拂於有司中作好
好先生耳幹得何事若大臣奉有專敕可以便宜
行事既不患於掣肘而後來必要報政豈肯苟延
歲月廼尊公以朝廷惜費爲詞似非長治之慮
昔鄉人有病瘵者延醫治之醫欲多用人參而病
者以參貴不欲用輒叩醫曰參可已乎醫曰不可
已曰然則無參亦可已疾乎醫曰疾何可已也夫
欲售已之術則不當順主人之意欲徇主人之意
則必不能療主人之疾今江南之憊甚矣只爲他
時廟筭少差故延禍至今失今又不爲萬全之
舉恐水患決無已時民有屢災而朝廷無屢蠲
之理將不至國與民而俱病乎且兩司在地方極
忌單條之職曩時督糧一道止爲專管糧事勢不
能彈壓官民則生越俎之心令民以糧事裝頭遂
至告訐風起故兩臺欲復其官而吳之縉紳持之
者爲前鑒不遠也目今任非其人則所謂非徒無
益而又害之矣漕糧例折七錢而今歲止折五錢
者司農知耗米四斗不在太倉之數也若今以後

得再折七錢一年而以五錢還太倉以二錢興水利則錢糧亦不難處惟當國者兩利俱全之耳欲另為一書以瀆尊公以在野之人不得復干朝事故輒復自止而以詳告四哥庶便轉達也

復沈龍江宗伯二首

客歲郊亭揮袂備感勤倦所謂鄉人之善者好之令不肖得逋誅於名教之內甚盛惠也還山以來賴庇無恙時見朝議洵洵尚有溺不然之灰以快私忿者故杜門之志益堅於京貴故人不復敢

通一字迺楚然之音恍若從天而下且侑以腆幣

珍果拜命之辱曷勝悚戴至技飾不肖更示我以邯鄲之適卽大馬戀主豈忍恻然顧黃梁熟後

似不宜復聞枕中語矣惟公人品學術咸臻淵粹矧屬聖眷方隆旦夕且膺大拜霖雨之澤沾漑

四遐令東海廢臣幸覩德化之成以穩卧丘壑是所切禱也恃公知愛僭以此言進量不以為饒舌

五雲在望臨楮惘然其如陳如坐心其驚信

其二

日嚴子東歸齋書至不肖躍然私喜卽欲倒屣迎之以叩公起居已知其改刺改坐心甚驚訝後聞其鄉人云不肖居京時頗鄙夷之且阻其館選不肖之愛敬嚴子不獨舉業文字而更取其爲人之朴茂此公所嘗聞者館選時懇懇推轂此所面見者廼今無嫌而成怨則非意料所及矣知貢舉之於諸進士本無恩義聯屬改刺改坐可也而輒加前輩以刻薄之名不亦已甚乎昔人有言勢叢則譽集事謝而譽生此之謂矣公他日有書及之

幸明我心迹吳中士風囂競不肖方老無所用不宜復樹近敵是則有憂虞焉非求備於後生也故敢瀆公一解其惑亮察亮察

歸有園稿卷之二十 今當錄其之古文編自其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示

書 與楊二山冢宰

春間從壻所奉至華絨天上故人得一字為珍而

又益以佳組之惠其施無厭矣知重知感書詞繾

綣若謂僕不宜自錮於 聖世者夫門下方提執

柄以進退百僚肯以虛語相獎飾哉固知有無可

奈何者奪其中也迺僕之飲德則愈深矣僕少寡

弟一有高

宦情前時嘗遭兩已業遂終焉非以棲卑尚存昂
霄之戀今經三已矣叨冒既逾而鐘漏復迫故舍
然釋之不復顧惜還山四年塊處海上未嘗一識
地方當事者之面而當事者亦不知徐某爲何如
人矣所謂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兩無所求而
一無所礙寬閒之野差自愉快近鄉人訛傳門下
嘗以僕之姓名宣之秉軸此事大恠夫周道如砥
方軌何嫌一經孟門勢須擊轂何則遭時異也元
凱竝用故非黨同藉令當翁叱之世誰敢自託於
肺腑之親哉門下素精於老易知進退存亡之道
而不失其正者而廼以違時之語彊聒人也必不
然矣所諭著作之林原非鄙人駐足之地顧以離
慾既久精神未覺憊頓不得不藉蠹編以耗日力
當其枯坐一樓目接蓬萊霞氣左右圖書恣意披
閱少有所得旋即登記展而讀之神遊千古之上
靈襟愈暢不知寒暑之過吾前也積之數年稍見
冗說何日與門下箕踞泉石間一爲商確之思昔
昌平道中九龍池上恍然作來生夢境矣前見邸

報門下屢有去志而聖意終不肯從豈難其代乎方值典刑凋謝之日而主上無助似未易以潔身也少耐何如王倅來京以嘗署敝縣有異政僕甚暱之故因之附信而貴屬考功郎某者迺昔日吳公之賈誼也爲生長荊州恐涉無鬚之猜此子可屬大事惟門下始終保護之詩扇一柄漫往見意臨楮不勝悚戴

答王少宰

往居京邸曾承札問蓋公頗悔去國時稍失之徑

情僕實有是言因見朝議洶洶即平時肝膽相示者亦反面作評語矣人情翻覆可歎也僕尋圖歸竟缺裁答至今歉然已江陵事起果纏累及公傳聞可駭即行道爲之酸鼻矧深識其無辜者耶比蒙聖主矜宥疑已帖然矣而書至猶憂危之甚豈痛定之後尚復思痛也缺陷世界誰得其全大難既解只宜杜門引臯在易之困有言不信辯揭似不必廣投謗滋甚耳昔柳子厚以永王璘故被廢致韓退之有一黜不復羣飛刺天之惜而猶摘

其少年不自重若輕議其短者人之相知貴相知
心正以此也公無不自重之失第以平生喜於引
拔士類間有排而不得者怨將誰歸故今日之禍
稔於子厚宜矣而世無退之疇量公之心者第願
公善自寬耳來日方長無燔其焦也僕近况差遣
還山以來承先人敝廬無所增拓惟稍飭園居爲
日夕坐臥計塊然屏處萬念俱灰矣豈獨著書一
事哉而尊諭謂僕方訂註三禮此或傳之者訛也
即有是志以老會游臻精力不逮如何如何辱念
知感來貺宜領公方坐窘而厚施無厭令故人何
以當之謹璧諸使者希恕不恭殷太守書漫往馳
注不悉

與張居來司馬四首

鄭廣文之役曾拜手教忽忽逾年矣嗣後翁文功
名日起全遼捷武視古封狼居胥亦何多讓頃晉
正樞筦出主上特簡而中外歡聲亦如出一口
吾榜剝極之後而碩果獨存知素所培植者厚也
何勝仰羨第自還山以來百念灰冷唯老作蠹魚

嚙殘編以耗日力而兩目時時為障徒勞無益則
衰憊之明驗也是以裹足之志愈堅即元美所居
相去止三十里而未嘗再接顏色業與世疎如此
而况青雲故人寧能數數承起居也翁之得無以
為簡乎林副將鵬自救邑入京恐翁丈詢及不肖
故便附寒暄數語楊夢老極承相知又復以貢舉
非人相累擬以書謝而方提銓柄尤宜遠嫌見時
為道鄙意悚息不既

其

其二

客冬天雄道中具報後從冰雪中匍匐而南歲底
渡江獻春三日始得返舍幸故林松桂無恙足可
棲遲迺知開籠之德深有藉於言事者第恨見機
不決必俟檄羽而歸則所不能求全於彼蒼者也
還山以來自度可謝繒繳矣奈何近日朝議紛紛
猥瑣如弟尚不免於弋人之慕此何說哉屢見邸
報知遼海之勳名日著主上銳意邊事業以長
城相倚吾榜之衰落甚矣得一夔焉儘足以坐策
安攘輔理太平况當小往大來之時願吾丈早登

樞密爲朝廷弁冕異日沾漑之澤底及草茅令皤
皤一老得安臥東海之上儻餘生可延當爲續采
薇天保之什以咏歌明盛遙睇薊雲不勝勞結鄭
司訓人便匆率布此餘祈努力自愛不盡

其三日其下惟欲幾矣奈何並日陳請餘餘

鄭司訓往在西粵曾與薦剡今當日至之時頗冀
殊擢不無望吾兩人爲之推轂而弟方在野安敢
復致朝貴之書故遣人特控門下而囑弟代懇不
知有處從吏不今世門生事座主不翅如父子之

親篁老爲人醇篤初無厚望於吾黨而吾黨亦落
落不足稱佃戶矧盡志盡物乎以司訓行學即膺
殊擢不爲過第後任無薦恐併前任失之耳吾黨
不能報篁老於生前則提挈其子是亦情理之宜
然也未審尊裁如何切禱切禱

其四二平以動其不潔無事世具其其其

日見風波暫息爲世道之幸迺頃接邸報尚有嚙
及公文者幸聖明篤念勞臣坐消讒孽真有天
日大都世風日降六逆之漸在在有之豈直在朝

其五

哉弟居畏壘之鄉所不能自安於野者正患此耳
唯以物外之心處之便覺么魔蕩盡也吾丈今有
君可恃便當安意而策不朽之業矣努力努力林
鵬居吳淞二年以海波不驚無事可見但其潔已
愛士前無與伍而軀幹修偉尤可當一面惟門下
收之外近作命曦兒錄便面請教海隅集刻之耶
陽者併往一部覆瓿具不盡
不與潘印川司寇三首
往自春明解袂極勞繾綣於時吾榜留輦轂下

者惟吾丈一人而已竊計剝盡之餘碩果可食繼
見大疏能持謹論以底定波靡方幸朝廷之上
尚有典刑不謂豹攻之變卒起於此即弟越在草
莽痛定思痛不能不動譚虎之色也道之將廢實
不由人知天目之靈陰翼吾丈以脫網羅矣去秋
已聞行李到家奈擾攘之際徬徨畏人未敢通一
字於左右非自踈外之也老來屢觸械機不得不
過防之耳弟還山以來日惟裏足杜門而言官溺
不然之灰者猶喋喋不已仕路太行不意晚年親

見其險惡一至於此韓退之所謂人欲久不死而
觀於斯世者何如也瀕海孤臣能勿爲之悲詫哉
所幸寬閑之野往來人少耳目清淨得一意保嗇
殘生耳老年兄弟所居相去不甚遼絕茗雪之間
肯作主人否秋間當買一舟造訪茲先遣力問訊
餘棕種種不能具陳以俟面悉

日來率爾奉訊殊媿不虔迺承使貺遠臨海上蓬
廬增色多矣感當何如所諭尊體欠安疑是幻影

爲心累耳世間事過即空惟本來常在第守其常
在雖生滅大故亦自了然而翁丈未免有憂生之
嗟何能却疾也弟自還山後匪直異時傀儡之場
不復置念迺家人婦子瑣屑縈牽亦都付諸無何
有之鄉矣以是老態稍增而大體無恙也秋間當
過毗山別業一圖傾倒翁丈其許我乎草草布復
併謝不宣

昨歲誤有雪川之約已見世上風波未靜譎張四

出遂爾逡巡不敢復出門戶今春聞令似登第且國是漸明此人定勝天之會吾丈之笑口可開而弟亦得穩臥丘壑矣四十年來吾榜之登八座者絕少弟以疎拙猥忝附驥方輿而朝比屋而居自謂彈冠之喜不加於此矣迺一觸駭機同罹逋播富貴儻來真同夢電顧公文之履危稍甚而今日之傾否爲速錫光之祚方集慶門何其蒸蒸日上也若弟則偃蹇如昨還山三年反顧室中無一吉祥善事可與左右道者海上左僻故舊凋零畫地

株守莫可攄抱猛擬買舟冀圖傾倒常對伯成嗚然興發然未免旋發旋止者實爲衰年畏人成癖更筋力消減憚於數百里之行有負宿諾促刺如何茲以伯成來便敬布四體詩不云乎雖有良朋况也永歎情見乎詞曷任勞結下詩云卦來復周紀善二首問令器歟不許容哉令卦公鹽使至得手書爲喜爲慰詢知尊履無恙唯兩足少見蹒跚似以體肥故區區長公兩歲而步驟猶捷非因精神完固只肉臧於足下耳三復書詞尚

不勝首丘之念區區頃讀佛經知世界俱空眉山
少陵得其半解故終其身不復於故土而足下何
以未歸滇爲病哉不歸作惡歸又無貨營營然日
往來於懷滋成障耳聞令器頗不作家若令收心
保守舊業即足下百歲後有賢藩可恃詩云適彼
樂國此之謂也足下試省之襄殿下歲承厚賜令
野人不能當相見道謝人還附往興絹一端詩扇
一柄見意未以爲奢也止者實爲菜半身入如
林其其二

鹽使至復拜手書甚慰饑渴萬審理頃轉右史令
足下心灰復熱奈何三代而後自孔孟不得志嗣
是貞元氣漓夫不生聖賢而第生三豪傑如留侯
鄴侯稍見露穎而武侯則不免齋志歿矣他復奚
論而足下無武侯之具乃老耕漢上業與龐德齊
名而又得賢藩爲之主差可自寬矣世間福量萬
有參差以足下所處俯視羈棲窮厄者又不知凡
有幾等也幸毋以雞肋爲戀首丘一念固足下夢
寐所難忘者顧足下老矣勢不便於長驅而郎君

疑未歷事儻一動百搖兩處脫空便瑩臍無及足
下試驗人生浮寄兩間誰不作寓公者南宋帝王
且不得詣洛陽諸陵一拜而滇池之遊當付郎君
他日爲之耳如何如何僕退遯已久姑無論世緣
即課子作家俱置度外年來精力以離慾之故漸
能返少日十二時以三時整息其餘盡逍遙之隙
即不以張仲之一室自泥亦不羨尚平之五嶽可
遊頽然往來於水竹禽魚間吾我都迷以此沒齒
而已王鳳老日爲少年所構頗有間言此公名聞
未破吾已亮之矣乘便附問承索吾書以使者行
促不及候俟另寄春明集一部漫往

復吳川樓大參二首

揮手巖廊便似邯鄲夢覺日從覺後追憶夢中光
景却如嚼蠟兄之夢覺比弟更先數年逍遙之况
可知也頃得書知兄曾過太倉彼此相去止一舍
耳所恨杜門成癖無人相報遂坐失良會聞與元
美有續約如果然幸毋見外承示佳集讀之令人
神爽飛越然皆得之遷謫閒居中故多而且旨如

此誠三公駟馬所不能易也鄙稿嘗刻之鄖鄉自以敝精一生不能少窺作者之室而百年未了世上雌黃之口安肯放過故久而秘之茲於老兄弟處不敢不露穢也謹呈一部請正尚有續刻另容寄上劉生自是江湖奇品媿弟識人少無處推轂令其默默以歸非意所安也所諭去歲詩問似付之烏有先生矣草次布復不盡

其二

日從黃生得手書京師地大以無處覓黃生作報

至今缺然比呂祠曹來更屢專勒俛華編之惠良感垂情無已海內故人零落幾盡矣迺吾丈尚頽然領袖騷壇而蒼蒼者復預假以閒日得優游樊山赤嶼間擁鼻行吟諸墨卿歌而和之誠生人樂事也讀編中諸作不覺神爽飛越而不肖齒髮衰憊甚矣方在苦海中未知止泊而吾丈不移文相誚顧侈之以爲美談譬之登彼岸而觀浪舶豈其中真有蓬萊方丈可到耶姑俟明年當決進止翔便聊附寒暄時下值冗積悰縷結不旣

與顧懋善二首

日得春報喜不可言以七十外父母見壯子登第
人生樂事何以加此吾甥不獨爲貴人且稱孝子
矣選事多分在外此亦桑蓬初意吾甥固豈弟君
子此官似不可不爲知於人必有所濟也勗之而
已其食祿之方已囑申四哥令擇簡僻尤便展布
顧未審瑤老肯開口否渠處亦宜致一書第區區
向來不通京貴之間難於破例耳吾甥言語故慎
毋俟叮嚀第近來士習奢競若不樽節前有空頭
後來決無處覓補諺云要知山下路便問過來人
吾過來人也故敢以此相告 朝廷待進士不薄
須先立定脚跟以思報稱愚夫婦賴庇差遣餘無
所言

其一

頃奉書惠損廉吏一月之俸矣何以承之知感知
感辱寄至疏刻旣勞且費平生不朽之事竟賴骨
肉以傳賢甥誠不媿楊惲而區區特非史遷耳其
所銜戢當盡此生也帥方伯書來備審宦履佳甚

且聞兩院有誠心直道之許此後來進取地也第
古人有言文武不備良民懼又恐賢甥過於豈弟
須令精采擴揚民知愛畏是循良之善物也勉力
勉力區區粗履如昨惟賤累病不脫體第以精神
稍王可免大患耳尊公惟兩目少昏而眠食無恙
令堂病後更加精健賢甥第一意作官無內顧也
鄉中水患日下尚未見處分頃得政府書亦欲大
爲匡濟即不得全蠲決不至往年虛應故事也草
草復

答朱考功二首

往爲么麼所乘扞格知己浮雲蔽日自古傷之今
幸光明大闢而書詞猶以包涵爲言得無繫情於
過去否尊貺宜領顧從作碑後受之恐失士民公
舉之意僕固不敢任德而公尤不當致感且草衣
木食之士於袍笏繡繡又無所用之矣故附丘上
舍納於典記儻他時有賜即一紙一扇足以爲重
更使酬答也如何如何能令君誠心爲民而天時
不偶催科撫字終覺費力元夕木米大是詫異地

方尚未知所究竟也蒙垂念故民便聞布此

其二

咫尺鳳臺久缺聞問自以山林臥穩養性盃疎知公不以爲簡也去思碑記實出槩縣士民之心非僕所能私佞唐應德先生嘗言廉吏自古難之今世之不治止爲吾輩酬秦沈溺好損不足以濟有餘天下之財不在朝廷不在閭閻其歸墟之壑竟未審在於何處故爲公傳神不及他事而頗得公所以瘠已肥民之意蓋有深慨焉猶少陵之注念

元結也第媿詞之不文耳南考功與北曹稍異北

考涉套漫爲最語而南之衮鉞實區別於單詞片

語之微非公明侃直者莫可恃力故當事者急借

重於公而袁太宰復與公同操仕路其有澄清之

會哉僕塊居海上已盡解世緣惟歲歉憂農頗擾

靜業昨爲熊令君所迫勉上政府一書不知可一

遂蠲賑之願否僕近况如昨歷年收攝止僅減睡

魔精神稍覺彊健顧尚在頑空中度日茫無所得

也二王君在京想時時過從裨益良多相見爲僕

道敬丘上舍來草率附謝餘祈爲道自愛不盡

與秦鳳樓二首

尊卷書上前跋楊南峯致仕卷偶亡其稿煩使者
一錄便中見寄向讀張長輿園畧知此君能文近
得覽潛土齋稿又知其能詩海上有此君往來公
不落莫矣在吾嘉過從頗少鎮日枯坐海曙樓直
搞木耳羨之羨之入杪秋來雨竟不止木綿得無
洗淨乎此苦定海上同之也如何如何頃見邱郭
聖意雅篤即大司農覆疏亦大有王張不知地
方官作何分處也京中上書人尚未回俟有的信
再報

其二

日承尊委完塞已久顧乏便將寄遂作老逋耳茲
附使馳上請教所諭頃亦聞之末世人才其施爲
措置不鹵莽即滅裂是處皆然方今外寧之後必
有內憂導亂之原何代不自吾輩始哉仰屋之歎
想同之矣惟公祕而勿言可也草草復不旣

復郭兩峯憲副三首

客歲道充滿圖領教一寫宿悰不謂吾文徑以病
阻迺知良晤有緣不可彊也至今悵快還山以來
衰態日甚唯有裹足杜門誦維摩以坐耗居諸耳
頃承翰貺足煥寒灰第同詠白駒不應復煩筐篚
對使拜辱祇增慚感而已北轅之夢已絕想念蓋
造物者幸付苟完便當奉以沒齒故人知我敢布
同心之言草草附復併謝餘祈珍尚自愛不盡

其二

前歲避言時承 主上不肯以唾核視之生因

當國者有媿例應引嫌是以力辭而退故謝事以
來再不敢通竿牘於朝貴雖在野之體宜爾而梁
黨方盛欲乘一隙而中之其心尚未已也故不得
不過防之耳來諭極欲周旋但被選子弟故給衣
巾當生在事實以其大濫革之今復以已所不行
者干人儻彼執以見拒生何詞之有顧令似具美
姿必占是大器恐無俟此以爲親榮他日飛黃騰
踏自有雲霄可望肯屑意於見成之富貴乎一笑

其三

俞儒士來奉至手書兼詩箋之惠訊知起居甚悉
大都稻粱不乏妻孥無恙便是歸田樂事彼榮途
難量人生有涯若寵辱未忘則歆羨何已迺公之
所以津津望僕者豈亦以心灰未冷故耶僕棲遲
海上雖云應酬稍節而時時亦有筆硯之勞不爲
生者稱觴卽爲死人諛墓嘔出心肝何裨著述明
歲當永謝此事儻精力尚健必別有所究竟也俞
君書法端勁頗得姜體顧僕居窮寂之鄉無可推
引處令其垂橐而歸殊負尊囑奈何茲告去草次

附復不及一

復張傅野光祿三首

還山以來不虞世上風波一至於此大都小加大
疏間親淫破義六逆之漸在在有之當是時正人
君子進能容於朝退能容於野乎以是區區杜門
之志益堅而海上無人之境往來故已希絕兼之
平生寡合卽賓客盡散不煩羣廷尉之書門也頃
殷使自荊州歸遠承故人雅念書惠綢繆真所謂
空谷之音也何勝骨肉之感具審道履康勝更傳

屏迹東林得非向時所謂萬玉山房處耶勢官養
重於三楚縉紳似不爲異若在吳中便作麟甲鳳
毛矣羨之敬之區區家居百九賴庇差遣唯歲患
痰嗽遇寒輒發雖非大恙亦頗爲纏累耳荒園稍
加增葺今拮据一年已畧具小致儘可逍遙常歎
此生經過萬劫不圖晚歲得結束閑身誠厚幸也
近來種種念頭匪直婚宦杜絕即筆牀碁局亦屏
廢之矣所恨不能置足下於左右說無生話也別
諭云云又增我酸鼻此公聰明蓋世目無今人亦

可稱名輔矣顧其處功名富貴之極全無一點靈
光自衛即其在生已墮火坑地獄矣奈何身後不
遭夜叉小鬼磨剉也所惜者主上寬仁從旁無
一人持正論以定國是耳傷哉傷哉二美事真贗
不可知亦宜諱之同父部運畢當一過家相見道
意無美作意做好官其宦聲端藉足下一墟之草
草布復不盡其其二吳益爲吳下之不出於此也其罪並
日京邸人還深荷津遣復重以佳幣之餉未報不

施而取禾三百僕甚媿焉世有親爲授業而旋以
下石者以是益感足下之不忘我也江陵功罪近
來士論何如昨洪獄起僕爲九山畧以當時勘事
始末達之當道謂江陵即欲滅遼而洪未嘗不爲
江陵出力何仇之有而必欲嗾人以殺之今見結
獄之詞頗爲公當而九山因自脫於衆咻之口不
知曾赴滇中否也數年間事朝士已夢夢無知者
則老成典刑又何所仰藉以據讜論而明國是足
下今日爲郎官他日爲大老似此間架不可不熟
識之也頃敝府王倅以領解來京曾有書答謝夢
老嘗語及足下可屬大事而此書從水路至想到
遲也茲因瑤老有長女長孫之感隨俗套數不免
差人一唁蓋四年中僅有此遣而已然不敢遍及
諸貴人也僕當望十之年而幸以離慾故精力差
彊十二時中僅三時寢息其他皆讀書之隙海上
無人聊以耗日進取一念已付來生書此以報知

已
其
三

往承惠訊未緣報謝蓋是時執事尋提銓柄凡北來謁選者以僕與執事有故未免生覬覦之心故僕一切杜絕二年間吾兩人若處隔世者知執事能亮之也頃從殷職方所傳至嘉問兼荷解衣之恩何執事之惓惓於鄙人其施無厭如此世情薄惡即同鄉癸未所進素託門下以干澤者已反眼不相識而僕於江陵諸君豈真有傳道解惑之益俱蒙久而不忘而執事與同父則尤其最厚者也曷勝銜戢僕還山七年矣迴思曩時避言請老

主上諄諄誤謂僕爲好官今以留用出知旨而當事者恐僕援而即止竟一辭而退不相知者頗致疑於肺腑之親顧今思之蒼蒼之表將逸我以老安得不藉手於人以王成之耶故每覩邸報見人言洵洵侮及當揆則僕以阽危之身早脫苦海私心寧不自喜况望七之年眠食起居未改於舊貧健之會足任逍遙兒子輩雖無大成然皆聰慧稍能文章亦習書翰縱不及眉山二蘇比於東坡之邁過揣或彷彿近日盡捐俸餘建造藏經閣於屋

後一禪寺竹林中期以明年離家掩關作有髮頭陀矣香山詩云世間無可戀不是不思量執事其許我乎連年在家亦有應酬詩文數百首尚無力刊布然知此事爲前生業障姑儲之以俟覆瓿耳外著老子解二卷世廟識餘錄五卷近始脫稿此或可傳儻相見有期當求是正也不盡不盡

答殷無美

日奉傳至楊張兩公書禮頗訝足下不以片楮見訊比接手信知足下以執掌爲累自不暇作鄉里

寒溫套語人臣致身之義不當如是耶僕前宦遊時亦嘗以此取恠於人何其行徑之相似也第今過後思之認真太甚未免着有相之心不若圓融應世之無礙也夷陵之政大是卓然前老荆見尊嫂猶是糟糠氣象不殊孟德耀知伯鸞非常人也故足下在京師屢以食貧爲念他人不之信而僕獨信之最深惟足下嗇取而濫施少藏而多費終非可繼之道耳僕平生敷歷頗久止遵隨宜豐儉之說勤行而約守以是宦叨八座而先人之敝廬

尚無改於其舊洛陽之志人豈無之而力所不任
只安其素爲得耳西鄰張二雖謂我爲鄉下尚書
顧穩足生涯宜無踰於此矣足下發迹幾十年而
所居不蔽風雨儘稱豪士風流第能於美食鮮衣
之好閨房艷冶之觀更一切搏節則令名豈有窮
乎承密諭云云足仍愛我之過顧人生福量原有
分限羸於前者必詘於後當其時已叨冒逾涯矣
敢復求多於造化乎矧今貧健之軀賴庇如昨性
本少飲而浪逐狂少年或有所託以娛其耳目足

老矣黃梁已熟夫復何求願足下勿以縈念方今
世號清明而足下復有可行之道幸努力自愛諸
所未盡尚俟續宣

復馮咸父二首

別去忽復一年時時念足下不置今叔文所君會
兩至荒園因承尊履爲悉知日下帷俯課經生業
也頃奉手札更恍如面覲矣荒園稍加潤色差具
小致第海上閒寂無人晤語而歲增老悖益用愴
然安得足下一臨貺豁我紆抱展讀佳集珠璣爛

目光焰不可當然私心頗願足下姑逐時人先等
後瑟侯致身後大發之尤快意也何如何如草草
復不具
日兒輩來松坐嬾不得附數字相候政自歉然頃
辱見訊感媿之甚且詢動履知以俠憂貧愈貧愈
俠恐豪賢之作用太過耳如何如何僕憊矣邇以
小業付兩兒後便當逍遙世外即雕蟲句當已不
復戀戀迺足下云云便欲內我於蝸角中可笑也
人便布復子敬處併爲致意不盡

答俞子如

前見子如顏色不如初見之暢豈痛定思痛耶大
都世間萬法皆起於心心之所爲卽時之所會小
人而能保富貴則天且弗違之矣矧營營求貧賤
而貧賤有不至者乎惟智者能善自覺耳頃以嘔
血見報令我摧肝豈以子如而亦不足於逍遙之
適乎老親在堂宜自珍重凡士厭棲卑此亦常事
迺居高者又苦人攢蹙而不得自退何異韓退之

據華嶺而發大慟者耶此子如萬金良藥試服之
霍然病已矣一笑自歎重山之病非早出亦常事

歸有園稿卷之二十終
陳忠寫

歸有園稿卷之二十一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書

與劉羅陽僉憲二首

往歲京邸嘗奉詩箋併大集之惠於時即附徐水
部答和竟不知浮湛何如也頃辱尊翰以年嫂碑
文見屬輸郢家生活可藉手拙工耶甚媿無以承
之而更蒙腆貺重以令似遠臨不敢當又不敢辭
敬斲拜嘉容屬草之後另致鄙私旋便倉卒附復

不備 拜喜容 屬草之 野民 姓猶 味 飲 野 食 平 相 賦
 之 而 其 二 期 想 重 以 今 以 氣 潮 不 煩 當 又 不 煩 報
 日 慢 去 為 歛 山 園 佳 晤 老 來 難 得 而 弟 又 有 杜 門
 之 戒 別 後 不 能 增 惘 然 身 金 山 上 人 來 奉 手 教 知
 道 履 康 勝 為 慰 上 白 經 典 儘 可 待 問 若 肯 住
 持 吾 家 如 如 閣 亦 是 王 勝 果 第 恐 公 文 不 欲 舍
 之 而 東 也 所 索 鄙 集 有 數 種 而 應 付 文 字 間 亦
 雜 之 方 懺 悔 不 已 安 敢 言 自 滋 業 障 上 人 乞 言
 之 舉 似 非 渡 蘆 本 法 元 美 意 嘆 之 若 自 公 丈 之 公

案始此俗緣未可易解俟他日再會商議不盡

答張幼于

往歲金閭舟中承足下命駕於時解維急未遑報
 謝至今懷歉還山以來復曩足三年矣西方美人
 之思胡能少置迺杜門成癖望郡城已在天上君
 平棄世而併世之賢士棄之是僕之固也頃使者
 至辱手書佳帙如飛鳥翔空下也益復灑然恍接
 謦欬昨劉子威來海上曾訊道履知康勝如昨惟
 著書至白頭不倦尤增高蹈之慕而室邇人遐於

鄙悰何如也外來諭沈太學所索贈文疑是譚子
 化書而宋齊丘竊之以為名也為我增價何妨贗
 作然此亦今時常套無足為恠第輸郢之門不當
 售假生活大可捧腹耳若其文佳足下姑留之不
 則付諸醬瓿可也人還復此併謝外拙刻五種附
 往請教不盡

蘇東坡答劉崑山三首

區區比以衰病杜門於仁侯處多所闕畧極知歉
 然顧蒙不遺時賜惠問拜命之辱滋益罪過耳媿

感何如頃朝廷方布寬大之令而吳民無祿災
 歲仍臻奈何崑嘉尤其當道即有荒疏恐緩不及
 事矣小民負租而大家賠稅恐皮盡而毛亦盡耳
 誠不知地方所終復為仁侯弛擔慮又增惻惻也
 還山以來萬念灰冷佛印僧所謂三十年功名富
 貴已一筆勾倒而仁侯猶惓惓付囑誠不敢當也
 室邇人遐無緣披露藉便附布併以為謝有懷不
 既懸愴懸愴

其二

生自還山杜門了不關公府者歲餘矣頃院訪周宗旦事發徐公祖處單中干連舍下數人併波及七十餘歲之親兄已是駭異今聞玷累頗重生不能正家之罪夫復何辭第鄉俗刁惡其血口扳誣亦何所不至似有難於盡信者且如徐府二字迺先人嫌名非惟口不忍言耳亦不忍聞之故舍下自來無此稱謂而鄉人無知或借之以准詞或借之以卸罪或借之以詐人或借之以干澤比來往往敗露已有遺戍者縣卷可查也敢乞鼎言於徐

公祖獄詞中幸除此二字以全廢臣體面其家人所犯肯容投愬姑令其自辯若事果真實一聽之於法而已立候裁示餘情不及一一亮察

其三

父聞榮召即擬摠賀頃以胯瘍爲梗不修盟櫛者已近一月至今未瘥良坐缺然迺辱瓊投先施增媿惟公醇誠豈弟中外感孚即神明且扶祐之矧公論大明之世哉區區淺薄素不能取信於人迺今越在草莽又何力之能助也承公讓德益復悚

惶來月初間容遣豚兒躬効膏秣便旋先此布謝
不次

與顧姨文書

日疎聞問良爲缺然尊姨病體尚未平復知公心
事如織頃又傳建寧回祿之變必增縈掛第此火
起於民間縣爲延燒耳似於官方無礙不必過慮
唯橐裝不無虧損於筮仕者少費經營奈何近日
曾有家報否大都傳言多過或不如此之甚不可
知也且寧耐以俟的信公高年人萬惟保重生欲

操一舟來唁以賤累在彼無人守家難於出門故
遂巡得罪幸高明亮之特馳專候不次

答顧懋善甌寧尹三首

日玄陽以買山故屢書迫我求助生亦揣其無聊
而爲此鞅鞅也顧舍下生計賢甥所素知者田不
滿二千畝而食指且數百自給且不暇安得以有
餘及人來書以麥舟爲勸貧交之死喪有數而生
交之仰藉無窮一買山者方給之去而衆買山者
肩踵填門矣則何以應之別楮云云尤非賢甥之

所以望我者公門關節平生曾見我一行之否王
彥章云豹死留皮吾安得以去位之後遂自穢蟻
至此乎原揭封還不盡

其二

而貪詐且嫌百自命且不難安計以不

省報榮蒞後凡事疚心大都吳人生天堂中驟游
四方所見豈能如意久之自安也作官滋味卽善
地亦復如是况壯地苦寒之處乎今日之受累即
爲他日受用張本賢甥勉之帥方伯爲人沉雅吾
拔之諸生中最稱得意吾書中欲其視吾甥如視

吾子頗爲懇切諒必能領畧也書有密語毋令人
啓者囑之囑之尊翁苦目青未解令堂有痰疾當
二老人享福時壽期未艾數千里外不必重爲懸
掛吾今賴庇疆食賤累差遣附上不盡不吝

其三

山回野豁今夕餘歡又轉晴

久不通問知官履康勝火災不聞於朝亦省費
周旋可喜令堂幾成痼疾今霍然良已此平生作
善之報中壽源未艾也尊翁以兩目不便瞻視稍
爲晚景之累此莊生所謂以支離全生者保無大

故賢甥安意作好官而已吾起居如昨惟目下水
害崑嘉同之想不免懸掛延平陳檢校來附數字
爲候伊父諱炎者與賢甥有交凡百求照拂不備

又卜與顧二懷

昨人自崑山回偶傳令叔稍病足軟謂爲痰濕使
然次日遂承僊逝之報何卒卒如此竟不審所患
何症頃間數奉手書非惟口不及衰倦二字即字
跡亦儼如少壯時第欲於明歲考滿後作拂衣計
此亦止足之常談耳而彼蒼遽爾相促驟聞訃音

安得不悵然驚恠且抱絕絃之感老淚潛慟幾不
欲生矣痛如之何學海在遠幸有二懷領袖四哥
六哥扶櫬而歸咫尺桑梓不重遺旅魂之感也令
孀處乞曲致寬譬毋爲過傷光前裕後完名全節
如吾觀老者屈指海內有幾人哉老荆同此銜卹
希乞微軫茲先遣力赴京唁慰餘候旋旌別展不
盡

與王光祿二首

歲裏過崑辱貺良厚义疎修謝殊爲缺然前聞北

上之期在此月二十之後頃外家人來言已移十
一日矣程限尚寬何其匆迫如此春來稍苦目青
飲餞不及懷抱如何茲欲附一力去看小女併搭
行李數擔不知僊舟尚有隙隅不如可容公且先
行十三日當令人趕至吳門上船也若裝載已定
無空可置亦乞裁示以便另圖萬萬京師物態日
異歲殊而區區以遜荒廢禮即往時故舊向無一
字周旋有問及者第云此老衰慵甚矣不當以俗
格相誚讓也大老中唯許潁陽楊夢山二公最蒙
知愛猶見煩道此意心事種種無緣與公一面談
而別悵快同之不盡

其二

日於敝舟別後謂當旋晤不意行李遄發遂成缺
禮良用爲歎入春來想起居康勝鄉中陰雨連綿
而除夕之雷又爲可駭今月十六日木介此江南
百歲老人所未見者其祥主兵主貴人災杞憂更
甚不知留都亦復如是否曦兒以掛選來稟知計
典在邇時方戒嚴諸親友處不令妄謁迺素愛如

公又不敢自秘其踪跡謹遣候門牆草草布此不盡所欲言

與傅體元

曩以萍泊東西各天爲念頃知移席還里擬操一舟過崑求晤顧僕自懸車之後杜門成癖未能爲故人破例良爲缺然藩傳之轉於格甚誦迺大梁夷門之墟其豪華氣槩不減吳中藉茲吏隱所得俸薪差足瞻老即無見缺其主者當有別處未審何日行李西發也人便附數語以當勸駕不盡

答王舜華二首

昨往數語非敢自比於一介不與之儔亦有量其力實不能爲延陵忠宣耳即僕勉彊爲足下買山而平生貧交如足下者何限而三族人之不能舉火者又何限儻盡援足下例相責則不滿二十頃之資立罄矣以故善門難開不欲以輕諾誑足下也而足下猶未之深信奈何別諭云云尤懋善之素所見亮者故將軍已不能止醉尉之呵尚可仰面求人乎一笑

回其二

昨爲看妻父病曾一至崑城滿擬造謁令趙本之
先之已知公患嗽不出而僕亦以酒肉地獄爲苦
遂爾返權竟快夙心適承遣力垂問且惠以多儀
併珠玉爛盈令人應接不暇滋感愧耳買山之議
在故人宜力成之第僕以初歸即草創繭窩爲終
老計已大是破費而又值饑歲崑嘉田事兩困索
逋填門政坐憂累恐未能即辦公事也山地須已
看定先示價值幾何迺可從容圖之僕自謝事後
世緣盡解杜門塊處儼然一有髮頭陀矣何處得
公一晤聽無生話也草草謝復不具

與朱虞對大尹七首

昨見學牒查生行履以爲代巡復命地雖係常年
套數而明公所以不遺敝帚之盛念則心飲之矣
還山以來口惟裹足杜門修身俟盡而已敢復萌
然灰之想乎即今開去未必薦即薦去未必用而
以不肖姓名先汙簡牘得無爲識者所誚語云止

影莫如息陰願明公亟罷此舉若爲府文相迫幸以鄙情轉達之宜無不可但今生无咎无譽得穩臥丘壑皆大賜也萬懇萬懇頃得京信聖上近御煖閣召輔臣議政此希曠之典也良爲世道慶併以附聞適居總喪未敢以衣冠求謁亮之亮之不備

其二

連日明公臥閣不出百姓驚惶咸訛傳公以府差之嫌介念將棄鄙邑而去之縉紳頗相顧失色僕獨以爲不然公之身社稷之身也非敝邑所得而私之也忍小辱以需大用公之學問必自有得力處豈有一府差之故決去就哉矧府差下縣數十成群非美政也府公方負令望若於此稍露形迹是顯其過也公素有道氣寧忍爲之哉矧當北郊追還縣總時府差亦曾受縣人毆辱此事似未聞於左右如有所聞則府差之報復亦小人常態似不必忿嫉於頑矣伏祈早出以慰衮衣之思幸甚書詞蘆直無訝

甚言其三直無情

日迎役來作數字報命未知會到否於時謂公必暫歸梓里容別承起居今聞徑抵白下矣似亦省費節勞之一策顧別易會難未免有室邇人遐之歎頃接來教為之愴然金陵佳麗自古所稱題柱清曹尤優學養望之地益培素蘊以基大用區區所引領於高賢者良不薄也曦兒已先至京宗歷此時當候行李鄙人向來情緒一面訊之可知也蓋自公行後而杜門之志愈堅矣宋布衣無恙

日與枯坐談無生話足消日也風便草草布復不及一一

其四

昨曦兒入京時方迫內計故不敢通咫尺之間非恻然於知己也兒歸備道明公所以惓惓於不肖及承款惠良厚此之為情真踰骨肉矣感當何如敝邑之事無可仰勞垂念者新父母為人愷悌忠實足踵明公之後繼治道同民皆衽席之矣唯目下珠桂價涌稍見饑形耳區區賴庇偷安丘壑杜

門以來至今不見一當道亦或以顯固取罪然君
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此亦常理無足為怪諸念
灰冷惟枯坐小園冀了殘生一大事明公何以教
督之丘上舍來畧附寒溫數語外近作令曦兒錄
便面請正諸所未盡別具副楮

和題其五

僕自還山以來於一切世味實不敢有所染浼故
杜門之日為多迺鄉里敗羣之士一人遂目為崖
異而轉相誚讓嘗以家兄行譖於左右僕皆置之

不較即昔年瑯琊公聞之以書來亦有蠻夷侮老
之歎疑讒間竟從此起昨瑯琊公暱賢之過偶忘
前語而謂僕真有不肖之心今知而自悟頗懺悔
之矣此事宜置之千古再勿縈念僕近日為濕熱
所苦瘍發於陰即無大恙而行履不便廢盥櫛者
幾一月矣至今未得全瘥僕離慾有年而忽罹此
疾豈所謂內寧者必有外憂乎一笑吳中水利不
通其病根潛種於敝縣若當事者一加意焉嘉民
其有瘳乎蒙公垂念舊治草率布謝詩扇奉懷漫

往見意平蒙公垂念書或草率亦能語本對數
其共六款野女
前東中頗及一鄙語蓋公行後偶見瑯琊公與太
原公書俱扼腕朝事而末謂僕嘗擠公於當事者
大是駭異僕還山二年曾見何貴人公之所知也
即一接宋直指初無平生邂逅間便當開口遽談
縣官短長乎况今海內人品慈廉端雅似公有幾
在任則有豈弟君子之依去任則有死生骨肉之
託而忽騰是語讒之瑯琊瑯琊信之宣之朝貴公
必知所自來矣古人誠身以信友友之弗信寧復
他尤惟是譎張爲孽離間石交吾鄉少年爲可畏
耳過去事本不當提起惟是一念緇衣之好狡如
白日不敢不聞以全終始也屠博士存僕與瑯琊
公往來書數紙希索觀之不盡

其七

日承京報知道履佳勝爲慰嗣聞榮轉雖於格稍
拙而敝邑一苦海也得脫爲幸顧吾民無祿未審
繼組者能踵芳躅否耳別後忽傳一奇談蓋指管

鮑爲廉簡其讒興於去年而太原瑯琊之所交詫
即僕百口不能自辯者頃告之屠博士其詳旦夕
當達左右滋一捧腹也錦旋有期容令兒輩顓候
使人行促草草不次

與沈練城二首

客歲屢拜翰遺而缺然不報匪直無便而懶慢相
成不自知其顓固至此也頃奉教知京師相知亦
有以無書見讓者嘗見前輩一先生身已在野而
朝士之書應酬不絕此何異於傀儡卸裝之後而

復上場打溷主人有不厭薄之者乎况造化佚我
以老老而不思自逸墮落少坑地獄矣而公爲我
願之乎一笑前在禮部當衙門廢墜之後亦曾少
効微勞即不敢上比夔夷迺三年之間無一日曠
職無一事昧心則可以自信而亦可以見信於諸
郎者故來諭亦謂尚有人知之而當事者則似漫
然莫之省也故典禮勤慎之其旨一歲之間獎飾
兩宗伯行矣涇以渭濁志士能不疚心哉第邯鄲
夢覺之後公不當復談枕中事矣僕在朝時已擬

公出撫今又逾年而猶滯清鄉何也疑代之者難其人姑久其資而徑借重六缺耳令似進學之後曾相拜不會相見然會目屬其文蓋大成之器也而又不聞其務外茲尤可喜人便布復不盡

別後益增離索之感蓋吾鄉故稱淳朴近來人心刁薄眼腔窄小稍示以未嘗見則吠日之聲闐然滿城矣以故區區杜門之志日堅一日有經月不接一客者惟逍遙花竹間足可娛老陶元亮所謂

吾自愛吾廬味得此語便足遺世來論有羨於神僊之樂而欲為掉頭之舉此段緣業須仗人解脫而公長材利器方結主知富貴適人談何容易

哉去秋邑中耕雖不餒而學竟不祿即氣運使然而聞士人之鹵莽視昔更甚未可盡歸罪於歲凶也矧時尚滅裂而吾以鹵莽應之能徼必獲乎所謂滅裂者南場更甚耳良知之說自是陽明私家門戶安可上誣孔子論語教人何處不言聞見蓋聞見之知即德性之知初非二物如今人放花炮

必用引線引線之藥即花炮中之藥若無所緣則無所入空山中有啞夫婦生子暮而不能言何也以有所見無所聞也故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以爲賊人而今欲剿私家之說賊天下何哉人心蒙昧至此誠不知世道所終也公素精於經學以鄙見爲何如附便饒舌聊奉公餘一喙承惠酒費感謝不盡

復龔水部二首

往出春明值足下在病中不及細語而別還山以來更不一通京問以故與足下若處異世而足下顧能念我曾兩收芳訊所以漫然不答者實坐踈懶知片紙數字彼此具文無益也審知尊闕勿藥而令似又得進京學皆吉祥善事可喜老主事四歲不遷何也想無缺耳然部俸亦足總筭視篆之日短最脫干係而具慈寧宮成亦自有殊擢不必急急求上人也荒園麤構經營已及一年今幸就緒差具小致足可娛老何時得足下錦歸登海曙樓看雲霞變態觴而樂之也望之望之不盡

客歲令似歸承手信見存以坐懶未及作答且鄙
况如昨亦無事可書故遲至今耳令似婚後雅志
讀書未嘗有所作見教定有庭訓知不凡也懷愚
公近日下顧備荷腆貺僕以林下人不敢乾沒縉
紳因悉辭之顧其意不忘舊愛津津然有溢於筐
篚之外者非可與吳人竝論也他日足下為我致
謝今年北察大是寬厚即有彈射決不及鳳凰何
云爾計今積俸已深目下稽遲未必非福僕向
在仕路極稱牴牾然以夙夜在公一念始終得力
願足下傳此衣鉢餘無外屬新令忠實豈弟保無
後虞惟吹噓之不盡

與殷無美六首

前宅上酒米船來以病嗽不及致數字為歉嗣得
寧馨之報為之躍然天道遲而後定於足下真不
爽矣第聞內人稍稍爭口女石成字陰性難轉先
聖已預擬之矣直須善處謹護持一息毋過激以
生他事矧鄉俗薄惡慣喜壽張傳聞過當決不肯

兼之日力漸昏又不能看書第枯坐竟日少結靜
緣老子云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近來行逕不
過如此而已去歲收成崑嘉兩訕生計素薄逋責
沓來即未敢以饑寒爲念而舍下食指繁多鋪面
廣闊將來何以收拾今秋惟靠兒輩發作顧揣土
風涼瘡恐不可求多於天也使者方來索報忽傳
足下有寧馨之喜福氣併臻因遲故大吾爲之躍
然矣須善鞠之諺云只憂不養不憂不長也小魯
公已悉起居今不復致書矣爲我道謝少方公解
難之後家業蕩盡今作何區處便中幸一見示草
草布復不盡

其三

客歲伴歸接手書併荷損俸時小園粗構未完良
資我工料爲感何如王少老亦有數字相及極手
額足下盛德夷陵之政他不及細聞只此足徵賢
者作用蘇子瞻云昔之君子以荆爲師今之君子
惟溫是隨人心乘勢改易自古爲然而更欲以刺
死虎爲功業則齷齪甚矣人言吾嘉多大氣貧子

足下豈其一耶仰重仰重僕杜門日久頗見自得
所謂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矣况海上左僻罕
所往來一室之間別有逍遙佳趣非可與俗人言
也曦兒學問亦見小成稷兒文時露奇氣俱可望
青雲事業此段念頭尚未斬絕顧揣此生叨享過
度亦不敢求多於天也劉司空金玉君子幸能自
脫於江陵之難而爲造物所讐沴氣纏延豈亦有
不可逃之數耶今寄去弔祭少儀聊見平生其祭
文爲僕覓一軸書致之萬萬

其四

客歲王宅人還夷陵曾附短啓不知浮沉竟何如
也相去數千里幸音驛不乖時時得聞足下起居
昨見邸報讀任直指薦書知文章政事竝徹丹宸
矣實大聲宏固宜有此且令弟居鄉絕無宦家習
氣又省足下內顧憂更爲增喜耳區區比來凡百
差遣惟每日持齋一餐自我栽花飼魚之外別無營
幹第眼前故舊凋落而足下復遠在天涯園居閔
寂絕不似往時擁鼻光景顧枯坐有年槁木之心

亦自晏然矣使者或能道之劉小魯不祿天意何
爲者哉豈一方寃業相纏即善人不能逃脫耳念
之念之風便畧寄數字爲訊不盡所欲言

麻文其五

自客歲承起居後更無一字相訊知因懶廢禮不
足深評惟公堅志宏才非盤錯不顯乃職方重任
吾蘇自崑山周山齋先生嘗爲之已陟大理丞而
去而別無嗣響者五六十年來公方繼組而適當
戎馬交馳之候貢市背盟之初公能潔已勤事坐

令邊徼宴然視山齋所值其難易又何如也仰企
仰企僕之衰態日甚一日雖六骸猶固而心志漸
灰且目擊鄉中攘奪盛行處非人所居之地只得
逃之方外以避其鋒近築數椽于西隱寺以有竹
松交蔭頗稱幽絕彊移棲息冀畢餘生惜海上無
人何由對公談無生話也曦兒此來雖爲謁選計
亦圖赴北場秋事以決進止今世風日下苟非科
目即師友間已反眼不相識矣况有駐足地哉相
見吾兒幸賜督勉

其六

使者歸辱手書佳組之惠僕自託於世外久矣鮮
衣美食皆無所用之第遠意鄭重不敢不拜耳知
感知謝來示邸中清苦無比足為吾邑增重先輩
作宦向無狼籍者而表表如足下則尤為翹楚僕
在祠部亦不敢受人之餽吳文端嘗語之曰郎官
奉薄可受者亦須受之僕應之曰某之却餽豈畏
老先生知之哉文端為之嫣然喜今忽忽已四十
餘年而舍下原自有田有廬亦未嘗一口為窶人

則徼天之幸默有以安排之矣願足下毋以窮愁
語人也兒子書中述足下所以款餽之者甚勤且
厚往僕在京頗自謂賓至如歸而今日反得足下
以為報彼射羿者果何人哉姑置之度外矣今歲
鄉中兩作黃梅霖雨害稼收成似已無望為之奈
何便間附此不盡外詩扇一柄引意

其與高生應奇

吾自謝事以來不通京師一字以故不知吾子所
處何如政與縣公經營令先公鄉賢之事業已就

緒而歲除之夕忽得吾子書不勝駭異所謂行黜者或挂廩耶或除名耶而所黜之行又何所指名也其詳皆不可得而聞即吾力能出吾子於難亦何據而為吾子申雪耶京師雖大白衣人自難佇足即令先公故廬尚在能久居之耶痛切痛切燕吳相望已數千里而吾又老矣安得致吾子於膝前一為傾倒事不從心瞻睇勞結今日又辭去下請人復姚掌教二首又下而心然始之昔其健且家居兩承手書念及我闔門眷屬知公用情過厚

何感如之汝州北地勝區稍不逮江南耳博士故寒苦之官而公平生素甘清約諒久而自安也更聞與太守公相得此又聲名根本之地前程安可量也况已丑榮進公家故物初未嘗失也當翹首望之所委中州兩院書其人雖有平生第還山以來不曾敢通當道一字况雲泥相隔難於妄干僕近况如昨自彊飯外無可為道者人便畧附寒暄諸不及贅

容其具二可味其書味其苦報其文

客歲得足下初至汝州書知北地寒苦非廣文所
安顧吳中素有天堂之名吳人筮仕於四方未有
能相安者汝州當宛洛之交比之河北更稱善地
况足下故無溫飽之志居久自相宜也僕近况如
昨老來萬緣俱解惟日坐海曙樓中與蠹編為侶
差以自娛耳使來無可為道惟望努力珍重聞中
州荒甚得無有珠桂之歎否林本之與前錄安下
寒昔與邑博况書若干部為余宦遊四方所收羅者今檢篋笥

偶有餘本因哀送學宮以便三博士暨諸俊髦抽
覽昔人云積書於子孫子孫未必能讀豈惟不能
讀且不能守若書置公所可永無散失之患吾縉
紳間儻做此意或使歸或擢任歸或謝事歸各以
四方所得書不論多寡嗣相裒置令他日學宮所
積愈富而嘉惠來蘇如禪家法門燈燈相續於無
窮矣幸命吏藏之

答李養愚都憲二首

僕本遜荒之客歲不接一貴人昨承左顧舊雅倦

倦且服膺大教真勝讀十年書矣第家乏豐廚慢去爲罪耳來諭撫院給種之說此古者勞民勸相意也亦何不可行顧吳中自太倉以上下戶皆佃田爲活即熟年通有二本之給蓋衣食錢糧所自出業主佃戶故相依以爲命有無俟於教戒旌勸者矧茲凶歉自肉自痛誰能恣然不爲終歲計者乎上之人止應出給一示足矣若令有司下鄉親爲籍記審處當此窮餓之際百姓之心何厭之有儻覲覲無已恐又生一番勞擾惟嘉定少兼并之

家零星下戶各自有其田東作之望實無倚靠今除佃田者令業主給種外其小民穀種須官爲一處此又不可以一切論者也惟明公裁之頃又聞崑山欲令高鄉大戶轉給低鄉穀種夫低鄉自有業主他自會收租迺種從高鄉出不幾於舍其田而耘人之田者乎願明公秘而訪之如果然亟止之可也辱下問不敢不以肺腑告又近間牛盜甚多農家苦之蓋由宰牛之禁不嚴也若不宰牛則牛無所售盜不戢而自弭矣望明公更爲加意萬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一 五
萬餘不既統祈亮察

其二

吳中近日之饑即百歲老人目所未見而敝邑以積歉之故其饑更甚幸賴我公在事地方倚以為重昨蒙旌節一臨而熊令能善承雅教極意調停使有無之家咸帖然按堵皆大賜也頃奉布金之恩僕已豫告熊令必先查實饑民而躬自下鄉賑給不過費公堂十日之政耳蓋財者生人之命決不可假手於人而又引正德間鄭上海臨時施賑之法欲其按而行之蓋僕雖當卷懷之日而義關桑梓即非明諭亦不敢不少盡其心也湖中虛警已聞解散訛言繁興豈治世所宜有况民間物惟人妖往往而是凶年之後方勞尊慮耳如何如何手書鄭重而又叨腆幣之錫揣分難當顧賢者之惠不可虛辱敬拜嘉矣使還附謝餘不他及悚息

悚息
答朱虞封四首
日縣人回奉到手書併詩紀之惠深荷記存以無

便驛久失裁報歉然歉然頃聞朝議欲借公專督江南水利若果然便是此生再晤之期矣何勝欣企僕居家無可爲道惟息意杜門愈滋顛固賴婁孟堅唐叔達二君時時見過盛談名理頗開鄙吝顧宿根未淨終於世緣難於結絕也公何以教之熊令君天稟醇慤潔已愛民足繼公之後塵廼當道未甚相知履任二年不蒙一薦吾鄉士民之意不無延領于公一爲噓植知公之必留念也地方荒歉殊甚而征歛更急杞人之憂恐其患有不止於窮餓者不審究竟將何如茲廉壻赴京畧布數語不以兒輩來當悉所未盡餘祈珍重自愛

其二

前廉甥來京會附數字馳候已得其報音知道履康勝爲慰鄙况賴庇如昨第地方饑甚目擊心傷既無力振之而又不能赴上官據所欲言徒有仰屋竊歎耳惟熊令君當繼治之後動遵畫一而兼之不恥下問故敝邑稍見帖然顧其爲人絕無世套以是不見知於兩臺至有搖動意幸兵公東巡

始悉其實心實政或可藉幸以保全然恐不得與
薦良吏之難為如此明公肯為之地乎茲稷兒赴
監遠之上謁此兒資性不下而學問未成將圖科
舉恐為英才所壓凡祈照拂足仍治教舊恩此區
區餽犢之私也伏惟涵照不既外南宮疏草一部
漫社

其三

日立上舍來京附去書儀計已徹覽吳中大被水
害而敝邑尤甚數年承明公懷保之餘蕩析殆盡

其何以堪昨有書達政府冀一治水利而政府意
似欲借重明公儻得如願不勝引領舍親封坊上
謁專白訪單此是邑中異事民風乃惡極矣而上
人旌瘡之施又復如是即令僕輩何以居鄉非賴
明公陰加培植則嘉定不知所終矣趙清竟死非
辜可憐可憐能令君過於豈弟聲譽未暢亦願明
公護持之以終惠嘉民也風便聊承起居萬福不
盡所言亦美人夢思何對靈衾休問報尚對對
無限其四鬱育三林之惠靈然計論豈直其棠五

爲別無幾鬱有三秋之感黯然情結豈直甘棠在
望哉西方美人夢思何極屢承札問殊荷惓惓迺
區區擬翮海濱久乖音驛則何以仰報知己也頃
復拜辱益用增慚聞之介者不與而京朝俸薄腆
幣之施尤非野人所宜登得無虛賢者之賜乎勉
焉稽頷以重命也書詞誤有燃灰之祝豈所謂故
人知君君不知故人耶僕衰憊甚矣顧髮短心長
頗審於造化之數生有涯而知無涯必欲求多何
時而已今聖明在上夔龍箕穎各從其適崇令
德以需大用詩不云乎膂力方剛經營四方此壯
夫之所有事也於知己處能勿延頷之乎人去布
此爲謝不次

修遷報壁言

矣而

此書... 夫之... 歸有園稿卷之三

歸有園稿卷之二十二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書

與龔汝修

頃得汝修遷報譬之婦孕十四月而媿身當作堯母矣而止得常兒是以不厭吾望然後來當事之日短可免嫌怨是則所喜也先是嘗書一扇奉寄而使者行促遂不及附今附徐吉往吉來專為地方控災而吾嘉今歲花豆絕無所望想吳中士夫

騰沸政府前矣須得實蠲方可濟事不然而蠲僅
 存留是畫餅也能充饑乎事在汝修力從患之外
 縹緲一端見意是以前所喜也夫是寄書一紙奉寄
 母夫復婁子柔是以前所喜也夫是寄書一紙奉寄
 昨以積疲後兼之早起故賤體稍倦蹙假息海曙
 樓頃之而隨復即補綴連夕詩而枯腸蹇澁未易
 勾當也適接佳咏如置我冰壺中矣爽然動興便
 當捉筆草草復上

與龐梧岡二首

春間聞足下自南省歸僕以杜門不得奉晤為歉
 頃辱書兼荷佳惠何當廣文之施知重知感滁陽
 善地然又困青氈非所以處用世之士當事者創
 六年新例亦推磨人歲月耳即今又任有司而京
 官則遷轉太速何以激勵人心不過小示抑勒以
 啓人奔競之門竟不顧百姓之摧剝亦可笑也世
 無真儒亦無真才天下豈有太平之望哉山中無
 事偶語及之以當面談尊恙平復良為喜慰願努
 力進修還博春闈一捷道廼可行不然循資轉遷

非所以展驥足也囑之囑之不盡

其二

別久無任馳想得訊帖知宦履清吉為慰第官以例淹而環滁山水自足以供瓊况也况為他日大發地乎施太僕處往曾以足下致囑欲圖撫按一薦以便遷轉此公忠信人必不負我相見更為道意若問我起居第云無恙而已人去附此數語不盡

與陳檢校

頃承手書知宦履清吉卑官冗吏原辦奔走之役奈何喜逸惡勞便欲謀差吾不許也帥方伯近有人來舍下吾又叮嚀之矣足下可安心供職勿生他念令叔之事吾豈不欲盡心但干人命易生嫌疑况上司又不相見何處乘便一言聞令叔見官口不能自辯縱他人代白之言亦何益之有迺熊令君則深悉之矣異日天理自當發見也鄉中被災特甚而婁塘稍可盛庄想不至賠糧草草附此不具

與趙定宇宗伯

春明揮手荏苒六年向來屏迹丘樊所以不敢修
咫尺之問上溷記室若自錮然者非爲慢也實因
衰病相尋頽惰自廢偷安 聖世難復比於人數
耳緬惟門下宏猷峻節耿照寰區茲秉鐸南雍一
時士風丕變 主上豈直藉重以廣宣棫樸之化
哉計爰立之期迫在旦夕異時霖雨之澤布滿天
下將回枯潤槁波及陳人某雖老矣尚能扶杖而
拭目之也珍重珍重頃仲兒兆稷來備門牆灑掃

之役雖束脩未展宜以姓名先容於左右用是三
薰三沐西面再拜而遣之倘蒙不鄙俯賜陶殖令
海陬賤品與領春風則受德無量爲幸多矣不勝
區區舐犢之私謹率爾馳候請所未旣伏祈台慈
涵照不宣

四寒 答吳小江二首

某也無似久擯海隅常念公淹頓南粵相去萬里
靡由一展宿昔政自憫然頃值賤生之辰忽奉雲
緘若從天下也更益以筐篚之惠榮被溝壑敢不

敬承恭審起居萬福無任馳慰陪京量轉雖未厭
物望疑當事者直暫借爲宅揆地耳顧自此密邇
台光音驛不遠則謨之所深幸藉也還山後已閱
四寒暑而鄙况如昨即齒髮衰落而眠食尚可支
持日坐臥小園稍理舊業亦知世治無可行之道
耳若公之淵蓄方爲 聖主倚毗正宜及時展布
其何羨於在野之清閑哉珍重珍重時使者趣報
冗中聊具此爲復併申謝悃餘俟續旣悚仄悚仄
其二

客歲辱公不遠數千里而旣存不肖於海濱寂寞
之區此之謂德比於古云贈鞭解綈因迫而後動
者殆有間矣其爲銜感何如也於時率爾裁謝殊
不盡區區將同行李入金陵再布四體而所居窮
僻音驛罕通遂茫然如在睡夢者久之頃始得榮
蒞之信倍增喜慰惟公蘊藉今古通達時宜和不
溷俗貞不忤物而明信修潔尤邁羣倫固知南大
司空非公淹驥之地 朝廷特假是以暫息炎徼
之勞耳而台衡有待將迫次而升矣跂予望之不

勝翹注鄙况無可爲道惟荒嬾無狀坐費居諸耳
所幸眠食差遣可當故人一訊也茲以兩豚赴試
之便令其嵩叩門牆少展通家契誼兼齋擎不腆
匪敢稱投瓊之報聊攄耿抱伏冀照原

與趙麟陽

往自都門擾別後久擯田間不敢復通朝貴之問
坐是於門下若惘然者非敢爲慢也春中聞有太
夫人之感本擬匍匐以哀憊杜門即蘇城已在天
上矣旣不能遠出而家人輩又無可遣之越境者

極知缺禮周桂亭文學歸自能言之也仰惟門下
文章道德爲世羽儀即今去國逾年而總臺屢易
然則善人爲天地之紀不信然哉王几凭虛典刑
在念伏祈節哀珍重以承蒲召外具少儀附呈遠
唁餘衷縷結尚圖續布不宣

與郭美命

前承惠寄佳篇鏗金戛玉之調也第未進渾成耳
顧不先雕琢而遽稱渾成不爲下里之弱音哉字
宙文章權輿於六經而其精華盡發於七大家迺

今人顧鄙薄之自生一種剿襲口聲可厭之甚讀書除頭絕尾止看史記文選已非上下古今曾次若并棄之而倚辦近人古文爲套亦足恥也楊用修常云明儒鄙此是確論蓋弘正以前俱師南宋弘正以後則師北郡雖所師不同而無得於心一也美命以吾言爲何如詩扇一柄大紅綉紗一端漫往見意

答帥方伯

日陳檢校如圭齋僕數行附訊想足下發書時尚

未徹覽頃辱遠使見臨而重以筐篚之惠何雅念惓惓迺復如是承序疏稿明我平生古人有言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此之謂也中述景遼兩藩齟齬之迹皆楚人所目擊而誰肯爲僕宣之於人者遂令海內少年妄意索瘢而謂僕後來之遇必僕之有求於江陵而江陵之有私於僕豈非太冤事哉今得足下一言披豁即僕萬被溘捐亦足瞑矣知感知謝九山強志孤矯亦他日典刑之具頃見邸報姑以套休而世所尊顯者顧在銖兩繩尺之輩

亦用人者之過也。今水患幾半天下，庸非以陰乘陽之兆，與區區世念灰滅已久，第感觸時事未免對人常有訾目之歎耳。吳中大侵當事者未見作何處分，恐長林豐草，又非穩臥之地也。右轄難做，且無事可見，自衙則妨人自晦則妨己，以足下心誠道直，必兩無所妨。况當經營之年，保無他慮，直順其所往可也。僕粗履如昨，不勞懸掛兩豚，濫竽家塾，所以不甚督過之者，以僕之無益於世，而子弟爲卿之意，益爲之索然也。張氏業寃之說，誠推見至隱，顧世人欲甚江陵之辜，故於此反縱舍之耳。或後來天理自見也。山東君以直藏狡久矣，偶於足下發之，而卒亦不免。此造化機緘，有未易窺測者。便中饒舌，幸秘之。使者行促，更不及修莊東希亮。

復柴同安二首

別時滿擬內除，迺復勞公以劇縣。此造物者將旨，琢公以成大器，而大才復優爲之。何憂血指第同安舊俗，凡衙門人多出土夫家，其探聽頗便。惟公

加意隄防而不少動聲色爲今圖耳顧今昔風氣自有轉移今不知何如矣所囑一一領略伺便則爲之不敢負也來貺過腆受之增媿使旋先布此另容嗣展同安二首

亦其其二

八閩惟泉州難治而同安瀕海知其民之尤刁悍也度以大才臨之自當迎刃矣今聞譽章徹上下相安固宜其脫穎哉遠承損俸受之增媿上計伊邇頃當還第先此附謝餘容嗣布不宣

與徐仰齋太常二首

往文貞公之即殯也僕猥以門牆之誼分當執紼第因初歸抱病杜門有缺匍匐而姑以豚子代極知非禮迺承公賜謝而又失於擁篲罪如之何適承來諭以逃僮爲囑此僮果在家兄處故有人售之者非納叛也今以通家契誼敢復言價已臾家兄專力馳上左右乞鑒收之文貞公葬錄已聞頒布縉紳間矣僕雖不與會葬之役而亦嘗有塵於職事可竊窺一用否旋便復此併候起居萬福

鄉車其二

往承左顧於時偶與侯復吾有西郊之役比晚歸而門者言之則孝履遠矣至今爲悵初爲文貞公請謚中有圓機二字吳人有謂爲非當者夫易稱圓神方智聖人以此洗心只圓機二字豈有累於文貞當其去大孰建國本類非拘常之士之所能爲僕有以窺其深矣而好事者顧喜爲異論如此故求葬錄一觀今蒙惠賜一披覽之餘庶幽明兩無負矣謹此附謝尊僮前於臨發時始識之自述爲後母所迫觀其目有容慧若肯回頭自能成第善撫之曲防之足矣經官無爲也彼流棍惟有一走耳勝之不武如何如何草復不旣

與沈伯咸

日聞松江訟事大是駭異上司爲民間納叛此媒亂之道也襤衫經濟觸目皆是如此年歲如此政令其能穩臥丘壑乎亟圖面談昨知痞發亦是塵勞中得之自宜保重莊生以君臣父子等之飄萍偶聚其言雖過於任達而閱世無常疑亦如是况

家人輩勢來則來勢去則去唯賴法禁束縛之耳而主法禁者又從而爲之罔賊民幾何不亂乎事至無可奈何足下亦任之而已幸勿恡情是祝專力奉候草草不盡

奉兩臺論折兌

竊諗鄙邑之憊久矣蓋自萬曆己午之際天時人事互剝交推展轉釀成以階大厲坐是遺黎化爲溝瘠田野鞠爲蒿萊四郊一空兩稅無措當事之人莫可奈何不得已始有折兌之請賴司農如議

竟得俞旨聞命之日歡若更生且司農之令曰

若歲歲能輸許歲歲請折其爲嘉定建置長利慮

至殷也故數年以來有司承奉恐後即屢遭大侵

而左支右吾矢完常額自謂可幸無罪不圖今歲

驕暘殺稼匍匐捍救無暇上控頃聞漕派猝頒則

嘉定亦槩坐平米士民間之不勝驚惶哀籲狂奔

如臨鼎鑊此非上之爽約而由下之急事也夫復

何尤哉顧鄙人所患者不在目前而在日後夫大

江以南必無不栽秧之歲今滿目焦枯引領蠲賑

所至皆然何獨嘉定反愁漕兌也而嘉定之所以不能漕兌者說者第知地不產禾米無所出此亦其小者夫蘇州之有嘉定也猶方輿之有沙漠也其間膏腴陵瘠之相去奚啻倍蓰兼之疏濬之費風潮之警又他縣之所無也且以畝稅計之嘉定之上田歲入不過八斗其下七斗六斗以至顆粒無收者尚未暇指數在他縣姑無論一石五六斗者即中田之租亦一石二斗假令以四斗輸官而其餘八斗皆已物也不盡種嘉定無糧之上田乎

而乃使之比肩而作貢是以寸株而當豫章之用也其不敬明矣然自國初至今垂二百三十年猶能勉強支撐令虛邑之名尚不墜於版圖之末者何也爲其公私之需不在土之毛而在民之力也夫出作入息人之常也乃嘉定之生作晝固晝也而夜亦晝也曾少輟乎朝饔夕飧人之常也而嘉之日給朝謀其夕而夕謀其朝也能常飽乎以故通邑有葛屨履霜之風而卒歲無羔羊朋酒之樂然則爲嘉定之民者艱難亦甚矣而積疲之後

遂見往年巳午之光景目今雖蒙煦育而沉疴旣
久詎得全甦一旦使之重應漕規史如數而驅之
兇軍操挺而勒之盈空釜索糜即巧媳不能爲之
計於是惟有死徙而已語云鳥窮則啄獸窮則攫
事勢至此三江橫民能保無揭竿之闕乎所幸仁
人在位必能扶持而全安之而臺下更以豈弟神
明填綏南服激濁揚清平徭均賦所以計安百姓
者已不遺餘力而茲者士民所控實出於勢之所
急而情之可哀滿祈轉奏略爲調停太倉之粟

似無藉於尺土之供而本固邦寧亦廟算之所
當留意也伏惟矜照施行諸感謝之私不敢溷瀆
典記惶恐惶恐

與王少宰

學謨無似伏自于役楚中辱翁同事契誼良深追
憶荆南開穴之議能與開府爭是非卓識宏猷堅
持孤挺時已占翁爲天下偉人矣自後風萍相左
圖晤無由而僕政填郟側聞抗顏舉䟽譬之湛盧
躍冶苞羽翔霄凡中外縉紳誰不仰承祥曜故中

雖暫蹶而過之愈光抑之愈揚大來之會荐陟崇階乃今妙簡銓衡羽儀一世即膺聖天子知人善任而翁之所以豫養以有待者固藏器於奔走簿書之日矣所願爲執鞭者詎朝夕故哉往歲豚兒赴試金陵荷翁津盼比歸能述翁面命之語猶諄諄於楚中舊事豈商容所謂過故鄉而下車者也何其厚也知重知感茲豚兒猥叨蔭叙適當謁選之期而僕意以年迫衰遲尚未忍速之慕仕姑假此名復試此場聊以徼背城借一之倖耳而進止在貴衙門惟翁植而教之鄙况如昨第齒髮踈脫而眠食尚無恙海上無人之境足可優游著書溝壑廢臣之願不過如此而已是可與故人道之者臨楮悚息不旣

言與許鑑湖

往歲居京承賢橋梓互相繾綣日夕周旋即家人婦子之間歡如同室比出春明更辱款餞骨肉之愛有加無已自惟菲德何以得此於公哉乃還山以來缺然不報者已八年於茲矣若自同於反眼

不相識者何也非故爲疎外也溝壑廢臣自不敢
通京貴之問而乃槩施於公則非其心之所安耳
知歟知罪惟公文武憲邦名家世德往在北司提
衡大獄執不宥阿從柄相已占知仁者之勇乃今
晉握帥符榮依日月肅清 輦轂當佐 聖天子
安攘之至理無疑也令草野故人何以志喜哉山
川伊阻樞晤無從徒增於邑而已僕老矣憊矣雖
六骸未廢而齒髮寔衰所幸者眠食尚無恙耳曩
兒此來爲選期已及尚欲圖此場一試姑藉此名
以決進止耳凡事求一照拂尊翁先生與二位令
郎俱不及另東望叱名致意不盡

與陸五臺 未上

學謨伏自往歲解組還山偶於澣津道中邂逅仙
鷁款語移時幸攄積悃嗣後屏迹海隅不通朝貴
之問者八年於茲矣即知己故人亦復闕然揣非
自外亦在野之體宜爾也頃者恭承冢卿之命簡
在帝心老成典刑允孚輿望矧駕輕就熟於門下
尤宜而日來言者顧以趙麟老之起爲辭豈未考

李固用黃瓊之故事耶蓋謂舉朝侍中俱少年惟瓊老可備顧問而先朝鹽山三原輩何嘗不以耄耆居位而阻議至此適爲門下增價色耳方今天下雖號治平而人心風俗波靡已甚豈操切之後懲噎太過而裕蠱之弊將至廢食耶所賴正人在事加意整刷務令神氣爲之一振毋使聖明在上徒切憂勞而內外阻絕斯民終不被堯舜之澤也僕衰且憊矣所恃耳目未廢眠食差遣海上無人儘有著書之際近見世械紛拏未歸寧謐輒不

自揆度嘗取道德經竊註釋之頗排前說獨師己見若治後世之天下疑無踰此書者敢呈一部以求是正外小兒兆曦本以謁選來京然未忘背城借一之意考校之役發軔於貴衙門故不敢不遣之來見而敬以書先之惟以通家子少加拂飾是所禱也臨楮無任勞結

答蘄水王

僕還山已涉九秋矣凡眠食夢思輒有淮南叢桂之感况與殿下通家契誼垂三十餘年乃殿下奕

世載德耿燭後先而不才故人尚煩齒頰何存厚
一至此也荆使見臨更屢書幣昔人所謂報者厭
矣而施者不倦豈惟區區蒙德而令先王之推愛
於無窮者津津而銜感之矣鄙况無可爲道惟海
隅左僻賓客交游罕見顏色日有著書之隙第老
嬾不能少償夙志身附去道德經二部乃近年所
註略窺猶龍末緒殿下試一拭目焉庶於治身治
國思過半矣外侑以不腆伏惟存照幸甚

自外與王槐里比部

春明一別揮手茫然還山以來日惟裹足杜門而
已京師故舊槩不敢致一書似失之寡情蒙足下
念我不置客歲過承翰遺而又缺然不報即區區
亦不知其固陋至此也北來人訊知宦履清吉第
鄉中連歲不登愈增官邸珠桂之憂耳矧西曹更
稱涼薄哉足下俸踰四年可乞臬僉出矣亦曾與
此念否近來兩衙門鋒銳不可當郎官難做不如
在外打躬原自有套數不爲辱也如何如何賤目
每值木旺時視物如在霧中今歲更甚故處寬閑

之野再不能讀書而賓客亦無可與嬉笑者虛度
此老景近况如此風便附聞不復一一
此今與施勵庵二首
日在田間亟望榮轉頃接手教及詢使者言方知
舊歲臘月始赴滁陽改限之舉實出當事者留賢
至意僕豈能預爲之推轂哉承惓惓道謝媿何可
當僕老且憊矣業已灰心人世惟兒子功名係門
戶大計迺今歲復成落魄雖不敢有所尤懟而憂
違之念自難於釋然耳前委尊公墓文竟坐懶慢
未得脫藁三冬之隙容補塞請教也捐餉過腆尤
踰涯分昔人所謂報者倦矣施者不厭不知僕何
所德於公乎旋便聊此附叩餘圖嗣布不宣

其二

昨承使問併荷豐遺情禮交至卽僕之待吳文端
不能及也顧僕迹迹海濱媿無以報明德耳茲遣
少布不腆以當膏秣伏惟鑒納爲幸滁之學正靡
應鳳者迺稷兒受業師其教滁已五年而未蒙一
薦今在屬部中希推分迂昧之顧涇陽全疏尚未

之見公處有抄本更祈擲示杜門日久終闕面晤
無附歎忱臨楮勞結

與襄府周紀善

鹽使來得手書知康履勝常占旅懷灑然也為慰
吳中大饑即寒家百口尚不能支况累累填壑者
益可憫念也頃承大王損祿相餉殊得其濟幸為
我致感謝之意來委圖塞而屬炎焔之迫不能捉
筆更使者行促未嘗趣辨也姑俟明春香信之便
了此前件何如草次裁此不復一一

與江兵憲二首

明公所以惓惓於鄙人之意甚盛德也敢不銜戢
茲有地方一事故聞之於左右敝邑捕丞趙任者
論其節則萬里孤僮躬執炊爨論其才則狹闊時
裁百事迎刃鄙人自有生以來縣佐中所僅一見
者即撫院嘗以出色稱之士民無不愛戴奈何眾
醉獨醒飛語猝集誠不知所從來而三言變慈母
矣何其冤哉今欲棄官而歸是亦志士不忘在溝
壑也宜聽其去而已顧惟明公在上光明正大方

秉激揚旌瘁之權必不忍一物失所而乃令趙丞
輕去其官也知必豫爲之地矣來具爲闔邑鄉官
士民耆老同辭上控情非得已而屬鄙人爲之引
領故不惜饒舌願門下加察焉草次不旣

其二

僕昨爲趙丞鳴不平者實爲此官才守迥異常倫
而猝中蜚語闔縣稱寃非一人私庇之也前年有
主簿高案者守如趙丞而才稍亞之本職水利而
上人誤以收糧常例疑之真所謂無兄而盜嫂也

不父竟陟王官以去至今人心痛憤刺骨僕誠恐
趙丞復蹈其覆轍故亟與援手小官難做是非易
淆今日非老公祖在上趙丞亦幾不免哉感謝明
德耄倪同之維桑在念幸恕饒舌悚仄不旣

答熊戶三首

頃承見諭此桑梓之感也敢不惟命第往時六區
三扇之議頗不悅於當道夫以一鄉先生曾未識
其面而顧嘒嘒於是非之際若攻其短者則亦何
怖其不悅也故今荒書尚未敢發耳乃公所聞首

吳江次崑山者蓋報災之先後也而災之輕重尚須勘後始定不然豈能懸斷而默揣之乎此後必有勘災者至自不能逃其目今日爭之恐無益也至於他日斡旋於廟堂者生當力肩之若於此言之出於所不悅者之口必不肯信不信則媒褻故不欲從井救人也惟公亮之仍秘之使旋復此諸俟面盡

其二

來具迺去年與申相公爲民祈命之書併回啓一

通所以久不敢示人者恐遭出位之譏蒙嚮權之誚耳顧今桑梓念重不得不爲宣露書中設官治水一事雖總爲三吳地方而愚意則專在於嘉定茲水利大興矣督水憲臣首先併力於淞江知次第必及於旁縣諸港此誠滌源要策無絲毫可以置喙第生所過計者淞江利害無甚關於嘉定松江一濬則太倉以上可免水溢之虞而嘉定旱乾之苦又何所仰賴蓋嘉定故沙聚之區也民間種作止倚辦於各鄉支河可僅分海潮一線迺歲久

皆漫爲平陸矣竊揣淞江之工非一二年可畢若
一二年之間敵邑復似今年大旱豈直耕無所獲
而井泉枯竭亦無以待饗殮矣此特爲旱慮耳倘
有水溢澇無所泄民亦坐而待斃也當此之時卽
移工以就嘉定將無緩不及事乎今若得請還嘉
定夫役趁此農隙之時水衙分頭督之令支河之
工與淞江並舉則治本治標兩得之矣顧今大工
初起縉紳遽爾橫議有司漫欲專成則當事者不
益難乎須以此意密懇於兵道老公祖一達之於
水道老公祖明生建議初指與回啓中施爲緩急
之說早計而酌行之小人之必亟於望歲願明公
留意焉

其三

昨奉面諭敢不敬承以爲士民之倡茲遣二小价
具認狀領北門煮粥之役所以不敢輸銀者以救
荒莫善於煮粥也借賑之說似不可啓得隴望蜀
民心何厭之有乃上司之督逋未已則挺擊手摩
又不可以並用也且官無分毫積貯而徒刮富民

財以實枵腹計嘉定六百餘里必得盈萬而後可
給少亦不下數千卽盡富民之力僅得三四百金
耳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其何濟於事况借必
用償倘他日不償則議論叢起又何益於官故曰
不如煮粥便願明公毋他用思也明公不見初九
日之天變乎五虹偪日太陽無光此非小異也去
歲木冰僕固預言於明公前矣乃不幸言而中今
變豈虛生乎恐地方之難方始耳宜留此富民財
以待緩急庶不致臨渴掘井鄉宦中多貧薄者其

貲產不比於大戶則不當開口借卽貲產厚而其
人在任則雖借而其家決不肯出其理曉然願明
公弁已之令好義者無待而興可也恃愛不覺饒
舌曦兒以足疾不及進謁統祈矜照

與張氏二子

往歲曾有兩使者抵舍持賢昆玉書欲索鄙稿於
時卽爲書報答以海隅集一部計三十二冊付之
去自後杳無來耗而海上左僻槩不得徹信於荆
州坐是無由一審尊宅安否何如也爲之懸愴者

數年比承遠翰悲愁悽慘之極令人讀不能竟至
聞令先堂已從太師於地下乃令祖母畸單無伴
益復零丁賢孫之負擔日增重矣此非人之爲之
而天之爲之也抑何酷烈之甚哉 聖主寬仁精
敏卽小臣有犯不忍傷之豈肯忍於其大止爲當
事諸公保持之念重自不能爲枯骨營生路耳生
前有憾之說斷無之也來諭領悉第此事可俟不
可覲行將有雷雨之恩當解及寰宇必不獨嗇一
家如賢昆玉有意干人便有耳屬於垣者有比之
徒旋起而別生思議矣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
大都蹇解之數自有默成之者矧功在社稷者乎
願毋起成心以需天定僕於世榮已無所涉凡力
可爲不敢不自効也冗次缺脩莊東亮之

與王鳳洲二首

前廉甥來京曾寄短楮馳候計徹清覽鄉中景象
慘不可言馬蹟諶言南中不免有于鄰之震幸今
化爲烏有公文可以高枕矣昨得瑤老書言去歲
蠲停之詔 主上德意甚盛而頗恨有司糊塗由

兩臺過於姑息不能察奸令膏澤坐壅不知何日
 得聞之也救荒本無奇策而才難之語孔子嘗記
 之矣緩急之際其難尤甚耳所喜新苗方茂倘自
 此雨暘時若民有更生之望矣不則地方未知所
 終也茲遣稷兒赴監定宇公處禮當致一書以代
 束脩若在避嫌時望公丈為之先容至懇至懇近
 况無可為道故不及一二伏祈原照

其二

日慢去殊不盡久別之
 心歉然昨見邸報知

公丈有南樞之命輿望所歸聖恩似不可再
 虛矣須勉為一出江南風月且暫屬弟管領俟公
 丈他日文武功成之後重開綠野弟當為淮雅之
 續頌天壽於無疆也何如草草布此未敢稱賀諸
 祈涵照不宣
 答何震川學士
 伴來訊起居甚詳而雲翰佳刻駢至炯然輝蓬華
 多矣兼以華篚爛溢非鄙人所宜承也為之媿感
 李大夫生祠記於鄉士夫作之庶愜民望况地有

宗工誰敢爲輸郢代斲不當慮及血指耶廼年來
衰憊已甚筆硯久荒即親知相託必搖手謝之恐
無以塞命徒費道路之勞耳尊惠決不敢領萬乞
相亮小詩書便面請教適遇穎生頭禿姑無論鄙
作即字畫亦塗鴉也併矜存之爲荷秋暑未退惟
祈爲社稷珍愛不宣

復秦鳳樓三首

今歲西北憂旱東南憂澇匪一家之哭也祀國之
人其憂更甚耳日有一書抵政府月終可得報此

時定有處分也第澇後風患尚當奏

聞未知撫

臺之意作何主張所索蘇註金剛經僕平生未嘗
一見安得有此本故無以應命敝札容僕重寫或
綴諸卷後或再錄一通因未了然姑留卷以候示
頃方邀直指一坐而佳果珍肴適至今盤餐生色
多矣敢不拜嘉附謝不一

其二

頃馳顧司馬襄事歸得接手教知有無年之苦政
彼此同之恐世難方始耳非直啼饑已也承錄鄙

稿謹領更示長輿見念深感神交相望一水何日
得瞻眉宇儻惠然肯來容擁篲以俟初寒幸自珍
攝餘不多及

其三

暑甚爲小瘡攢感體殊不佳故尊委久負茲勞使
遠來意耿耿嗛也晨起勉圖塞上字皆塗鴉耳何
以當大方之目叱收之而已鳳老贊語奇險真覺
形穢承教承教新秋能借子如過小園一談否草
草復不旣

答蘇侍御

自使從之南也已敬承別惠方愧無厭之施茲更
拜雲緘侑以腆錫遯荒之客受之何當顧萬里勤
渠又難例却昔賢以一飯報德史則侈之乃僕之
於公亦何能爲役而惓惓之意至再至三祇見公
之厚而增僕之慙耳知感知重鄙况如昨無可爲
故人道者第眠食差遣而又自喜平生寡合得遠
杜世緣真符於莊周櫟社之論而亦天之所以佚
吾之老也逾涯甚矣敢復有他覲哉公才練志堅

功施蠻檄頃於邸報中稍窺其略尚俟納節之期
當爲面請使還附謝不能一語而亦天之所心也

姑入與侯復吾會美數西人自喜平主寒合爵蓋

客歲別後不謂需次京華甚久第久而得美缺差
用爲慰頃見邸報知又副推山東矣僕以爲尊夫
人似不必行而行李促發吾丈尚惜秋宵之一刻
耶鄉中水患漫延甚廣他日即蒙蠲恩恐愛博而
情不專况未可必乎僕賴庇起居如昨惟憂農念
切嘉定終沉水底奈何奈何想同此抱也大哥行

追草草附訊不盡所欲言

不與沈叔裕

唐人詩云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足下今日之

謂哉惟餼廩稍薄不勾度日而老親在遠豈免縈

牽向見與兒子書欲營差一歸是長策也不知何

日可望行李徐吉來爲看小女兼欲控荒於政府

江南水害極矣此中縉紳有何言大司農處得冀

實蠲否青絲布一端詩扇一柄漫往見意肉之愛

容與張傳野京回尚平書蠲蠶且樂計蠲計蠲

客歲侯大參自京回荷手書繾綣且獎借過情篤於面命此不可槩望於他人者誠知已骨肉之愛也感謝感謝奉常之職極號清華惟享祀近君未免少加檢束耳頃多遣代則從容委佩之餘皆優學養望地矣前擬出撫今資俸漸深即可徑補六缺必無煩此行迫次台衡作黑頭卿相何其愉快也顧僕非苟以富貴垂涎人者蓋願公志得道行不負童壯時相期之意耳入春來鄙况如昨眠食亦無恙無勞縈念曦兒此來雖以謁選爲名實圖試北場徼背城借一之倖耳僕有二子少子已出繼惟一子侍側忍遣之遠遊蓋緣鄉俗薄惡攘劫盛行蹊田奪牛之事已見之師弟間矣假令百年後兒輩無所成立則敝邑彈丸之土子孫豈有站脚處哉顧知其無可奈何而欲以蒙昧之進取禦方張之魑魅迂亦甚矣偶饒舌至此以滋公捧腹曦兒相見可熟問之外具不腆少酬前貺媿不成禮惟鑒而收之不旣

福建按察司經歷年家子周廷棟董刊

知計則鑿而外之不類

則難只時良可憐問之於具不與少陋商顯不

樂亦非之觀觀亦不為之館吉至也必滋公耕

地樹氣若爾味其無可奈何必樂和之豈如

平於身輩無所為立阻地色戰也二十餘年

付為百類田奪中之障已具之相與問夫則今百

州對朝一千石圓必盡之表按蓋亦非谷戰惡難

歸有園稿卷之二十二 終



